

姜亮夫箋註

詞選箋註

詞選箋註

姜亮夫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一九三三年四月付版
一九三三年六月初版



詞選箋註

△實價五角▽

箋註者 姜亮夫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雷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發行所 北新書局分局

北平 成都 開封 南京 溫州
廣州 廈門 武漢 重慶 雲南

自序

引子

獨坐斗室，舉目無可矚；遂引念天表，作瀉水湧泉之思；往往觸發，一二時不止。偶讀案頭殘書而好之！——即武進張皋文詞選也。於是每有伊鬱奇思之感，必以是爲解悅。偶得一義之足以發其蘊，或一事之足證其義者，皆筆之于簡端。今年長夏苦熱，空對四壁，既無所事於公卿間，遂卽一週之力，修飾寫定，而序其端曰：

評故

貴古賤近，爲文人之陋習，詞曰「詩餘」，曲曰「詞餘」，皆足

以顯現此等觀念之錯誤。夫時有遞進，學無逆溯，詞不如詩，則三百篇將不如口語，寧有是耶？

評摹古

昔顧亭林有言：「詩之不能不變爲詞者，勢也。」蓋一切歷史現象，莫不挾時代而衍變。詞者，導源于唐之絕句，以河朔胡虜之樂，變中原華夏之聲，而開此奇局。

評不明時代之失

然其形式上之組織雖變，而古今人情之大齊，固仍未變也：以其新聲而少之，是則漢人之樂府，已非三百之雅奏；五言之局，當在廢棄之列矣！可乎？可乎？

評不明「形與質」之失

且文學貴創造而不貴于因襲。強漢人爲四言體詩，僅能如韋孟。雖以束皙之才，補亡之詩，終無幾希三百篇意境。故摹擬因襲之作，決不逮生基自拓者之能長且久也！蕭子顯曰：「若無新變，不能代

雄。」其是之謂乎

文學貴創造

詞之價值

是故三百篇爲姬周之時代文學，詞賦爲兩漢之時代文學，詩爲唐之時代文學，則詞不能不爲兩宋之時代文學矣！詩經漢賦唐詩有其最高之價值，則宋詞之價值，至少當不在詩賦之下！

駁或說

顧或者曰：「詞之所以爲小道者，以其喟感僅於私人，所言不出閨闈，非關世道，不與史實。故後主以其聰明爲國，必爲賢主；一揮淚對宮娥」，終當爲人稱斥！」

雖然，此又有說：

夫純感情之文學，在表暴其內心煞那之感，豈必先計其爲「經」爲「史」！蘇軾關雎行露，所關於國計民生者何在？男女天性，十五國風言情之作，在三之二以上，溱洧芍藥之詩、較「人約黃昏」之詞，又豈多讓。我且以後主之悽婉，爲帝王之尊，有以成之也。故以世事論文學，文學幾無可立之地，以文學論文學，固自有其疆域園囿也。古人有言，「事宜觀其會通」，其是之謂乎！

諸上所說，欲以顯見詞之價值，吾尙有他說，請又拉雜書之如下：

論五代兩宋詞之大勢

詞爲兩宋之時代文學，自其發生至於衰敝，凡有三期。五代爲初

期；新生茁發時也。北宋爲中期；壯大敷與時也。南宋爲末期；衰敝修補時也。後乎此者爲末流，不足以觀矣！其詳可得而言焉：

五代爲詞之初期，其顯與兩宋異者，蓋有數端：

(一)就外形觀，可分爲三：凡詞皆不製題，一也；

海寧王先生曰：「詩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

中調以上之詞式尙未成立，二也；

就花間尊前等集觀之，即可知。蓋純粹表現其幼弱初期之現象。按碧雞漫志詞苑叢談，皆言漫詞始於五代前；然其詞不可考。全唐詩載鍾輻卜算子、恐亦在疑似之間。要之，當以花間爲準。

調名之尙無變亂，三也。（二）就其內容言，則皆爲男女綺賦之曲，絕無陳古述事之作。（三）就其表現之境界言，總是艷麗清婉之姿，而無豪邁壯大之氣。與宋詞相較，則五代鍊其意境，渾厚之氣，無迹象可尋；北宋鍊其氣韻，故氣韻高邁；南宋鍊其妍華，故句語特新。（四）就作者之地觀之，以西蜀南唐爲最多。此其大較。

以人而論，則飛卿爲唐末之雄，端已爲西蜀之雋，後主爲南唐之英；是三人者，不僅爲一時秀彥，亦千載之冠冕也。而三人又各自不同：飛卿秀於句，端已秀於骨，後主秀於神。周濟以嚴妝比飛卿，淡妝比端已，而後主則麤服亂頭，不掩國色；蓋善于譬况者矣！

馮正中又各得三家之長，而堂途稍大，故其詞深美闊約矣！五代北宋之詞，就外形觀，約有四點：已稍稍製題，一也。漫詞起于

蘇柳，二也；作者喜易新奇調名，三也；漸不守詞律，四也。就其內容言，已不全爲綺語，寫事寫物，談理談玄，無所不可，漸臻于複雜之境。就其境界言，雖無五代之空靈幽邃，而自然唐大。卽在小調，亦多壯語。論其人，則蘇秦美成皆爲一時之傑；大抵蘇主于豪雋，寫自己之心胸；秦主于淡雅，得五代之遺韻；而美成則富艷精工，而有正中之體制。——然無正中之神韻，此其所短也。

疏案

南宋詞之大異于北宋者，劉融齋最善言之，其言曰：

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沈亦快，用細亦闊，用精亦渾；南宋只是掉轉過來。

又曰：

南宋詞近耆卿者多，近少游者少，近少游疏而耆卿密也。

此從其體制神韻言也。周濟更就其描寫之方法言之：

北宋詞多就景叙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變而爲卽事做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

周劉二家之言，皆甚的當，茲更分析，條列如左。

(一) 重代字也。沈伯時樂府指迷之言，可爲證券。

樂府指迷云：「鍊句下語，最是緊要。如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霸岸」等字。……」

既重代字，遂使南宋一代之詞，幾無不成爲霧裏看花；終隔一層矣。

(二) 拘于聲律而忘內容也。

此就詞源所載「瓊窗深」一事，可見其情。故姜白石張玉田

之詞，皆有聲律之美，而無內容。工于鑿句，而劣於造意。故高格響調，而不耐人尋思！

(三) 多詠物以寄意也。

此卽周介存所謂「卽事做景」也。蓋情性既薄，無情可寫，借事諷詠，空結樓閣也。

(四) 多用典故也。

(此與沈伯時之所謂「代字」稍異。) 蓋不能造意，故借往事以爲烘染，所謂七寶樓臺，折碎下來不成片段者也。

積此四敝，而南宋衰頹之象現矣！

論其人，則辛姜玉田，差可代表。大抵稼軒鬱勃，雅量高致，猶有北宋遺韻。白石放曠，蟬脫塵埃；然有格無情，故不免促局。玉

田瓣香白石，其佳勝處，清遠蘊藉，悽愴纏綿；然終覺積穀作米，把纜放船，無開闢手段；但鑿字句，不換意境。（評玉田，約節周存介語。）宜乎靜安先生有「玉老田荒」之諷。

爾來

總上所陳，略見五代兩宋詞學之大較，大抵五代開其緒，詞人之詞，北宋吐其艷，詩人之詞。至於南宋，則秋風落木，已是衰徵。倘亦胡適所謂「詞匠」者歟？

清詞之二派

有清詞學，略有二派，朱彝尊標舉白石玉田倡於先，是爲浙派。及其敝也，張皋文標舉北宋以抗之，是爲常州派。其詳可得而言焉：詞至明季，嘽緩儒鈍，淫濫鄙俗，已不可救。秀水朱彝尊出，崇

尙清靈，一洗時敝，以白石玉田爲圭臬，而以蘆祖臯史達祖吳文英蔣捷山王沂孫張炎周密爲之羽翼；其後常符孫厲樊榭繼之。兩浙人士，無不家言白石，戶頌玉田矣。然標舉僅及南宋，但務爲綺藻韻致；及其末流，爲釘飯寒乞之作。乾嘉而後，其敝益甚。張皋文乃起而以北宋振之，闡意內言外之旨，要於文有其質，以沈著醇厚爲宗旨。是爲常州派。嘉慶以後名家，多承旨意，大江南北，無不讀其書者！其甥董士錫及士錫之友周濟承之，其說益恢濶，於是名手逸製，皆高揖北宋矣！

大抵常州派之論詞，以北宋爲主，要其旨趣，約有五端，總其歸途，但有一義。請分別言之：

(一) 重造意也。

張氏詞選序曰：「傳曰『意內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初浙派標舉南宋，南宋不重造意，故舉文標「意內言外」之旨以矯之，蓋重在立意也。所謂「意」者，蓋內質之代語。其曰「緣情造端」，評蘇辛周秦之詞以爲「文有其質」；論夢窗等曰：「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曰情、曰理、曰物、皆「意」內物也。而「文有其質」之「質」，又爲情也、理也、物也、之總稱。

(二) 輕聲律也。

此非通觀詞選，不易知。

(三) 戒淫詞也。(四) 戒鄙詞也。(五) 戒游詞也。

詳後金應珪後序。

總此五點觀之，蓋以革南宋之積敝，返于北宋爲主旨。然張氏有言曰：

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悱悲，不能自言之情，低俳要眇，以喻其志，蓋詩之比與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

則其以詞上擬風騷，蓋欲以經生之家法，理詞人之情言。強茲五術，以歸一途，蓋不能無蔽云！

評詞選

張氏于詞之觀念，略見上述。今反觀詞選，其足爲此觀念之佐證，蓋無疑也。然考其實，蓋亦不能無得失，析其是與非，蓋各有二。

(一) 時代觀念之清楚也。夫詞爲兩宋之時代文學，前既言之矣！然開其先者，尙有白居易皇甫湜劉禹錫諸人之作；後乎此者，則元明兩代詞人，非無可取。張氏皆摒而不用。(其錄太白一首者，蓋以太白爲詞之初祖也。)而于宋以後，一則曰，「正聲絕」；再則曰，「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者」。此種態度之決絕，皆其時代觀念之準確也。

(二) 不登柳黃劉吳之作。是四人者，與張氏論旨皆相逕庭，張氏以爲「盪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者也；摒棄不錄，其旗幟甚爲鮮明。至其所失，則——

(一) 以漢儒注經之法解詞。張氏每于詞尾小注數語，皆勉強附會，以爲憂國思君之作。夫宋人尙自以詞爲小道，作家未必卽有此心胸，

今一例以憂國思君出之，多見其不爲經典所縛也。

(二) 次序稍有顛倒。宋徽宗不當前而前，以其君也。李清照不當後而後，以其女子也。然此尙不足爲病，蓋時代思想有以限之耳。

本箋注之說明

詩詞不宜箋注，蓋作者之心所會于我者，爲正，爲反，爲上下，爲四旁，皆不可料。故言外之旨，求諸讀者之神會爲得，求諸字句則失之矣。注詩莫早於毛公，但求訓話，不言大義。(傳與小序必非一人之作。) 康成箋詩，亦但順釋文字而已。意蓋斯乎？自駢儷風興，以典實入詩，借花鳥以喻人，指風月而託情，字句之義，大異實情，時勢之異，有其固然。不爲箋注，難於理解。

詞之有箋，莫善於厲樊榭之絕妙好詞箋。惟厲氏書，但詳里居、本事、抄撮遺聞、支言漫衍、以爲博學之翻檢則可，以爲初學之理會，則尙有當補者。故本書雖略本厲例，而又有增刪，略列如下：

(一) 作者小傳 詳其里居、生世、著述。

(二) 詞評 略選精當之語，附本傳之後，以佐省覽。然無取門戶之爭，故有時列兩相反對之語；其論單篇者，附單篇之後。

(三) 題解 此爲人所最易忽視之事，特本舊說，略載一二，雖有乖謬可笑之說，但有一語可采，亦存而錄之。其有已詳「本事」者，則不另列！

(四) 本事 詳此詞之作因與事實，作因不明，則全詞無由理解。其有傳誤，亦時加辯訂。然文學爲欣賞之品，故無取于考定。卽有可

笑之處，苟有助於讀者之興趣，亦並錄焉。

(五)箋注 注者指其故實之出處，辯其字句之異同。箋者明其詞旨之微意，評騭張氏之得失。分言箋注，則義各有別；合而言之，則箋注不分。

贖墨

余之於詞，蓋所謂「不知而作」者也！年始十六，固嘗爲之，廿年以後，遂又廢置。近年以來，頗有墮螭之感，時動酸楚之懷。無可驅遣，則偶又開卷。妙響雅奏，聊託心神。於時伊鬱，則清誦溫李，握綺以入夢；於時悲憫，則高唱蘇辛，長歌以當哭。偶因偏好，略爲箋注，事等鈔胥，非關著述，望讀者諒之！

重刻詞選原序

嘉慶二年，余與先兄皋文先生，同館歙金氏。金氏諸生好填詞。先兄以爲詞雖小道，失其傳且數百年。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槩。窻不闢，門戶卒迷。乃與余校錄唐宋詞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爲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而歙鄭君善長，復錄同人詞九家爲一卷，附刊于後。版存于歙。同志之乞是刻者，踵相接。無以應之。乃校而重刊焉。嗚呼！憶余同先兄選此詞，迄今已三十四年。而先兄沒已二十九年矣！當時之樂，豈復可得；今日之悲，其何能已。是選先兄手定者居多。今故列先兄名，而余序之云爾。道光十年夏四月十有一日張琦序

詞選目錄叙

李太白一首 温飛卿十八首 無名氏一首

右唐詞三家二十首

南唐中主四首 後主七首 韋端己四首 牛松卿三首 牛希濟一首

歐陽炯一首 鹿虔扈一首 馮正中五首

右五代詞八家二十六首

宋徽宗一首 晏同叔一首 范希文一首 晏叔原一首 韓玉汝一首

歐陽永叔二首 張子野三首 蘇子瞻四首 秦少游十首 賀方回一首

趙德麟一首 張芸叟一首 王元澤一首 周美成四首 田不伐二首

陳子高二首 李玉一首 謝任伯一首 朱希真五首 辛幼安六首 張

安國一首 韓无咎一首 李知幾一首 姜堯章三首 尹惟曉一首 史邦卿一首 王聖與四首 張叔夏一首 黃德文一首 吳彥高一首 李易安四首 鄭文妻孫氏一首 無名氏一首

右宋詞三十三家六十八首
凡詞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

叙曰：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跌蕩靡麗；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

非苟爲雕琢曼辭而已。自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湜司空圖韓偓，並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謔，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盪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于其間。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以至于今，四百餘年。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今第錄此篇，都爲二卷。義有幽隱，

並爲指發。幾以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于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也。嘉慶二年八月武進張惠言。

詞選箋注目錄

自序

重刻詞選原序

詞選目錄敘

詞選目錄

李太白一首	一
温飛卿十八首	五
無名氏一首	一五
南唐中主四首	一七
南唐後主七首	二一

韋端已四首	二九
牛松卿三首	三一
牛希濟一首	三三
歐陽炯一首	三五
鹿虔扈一首	三七
馮正中五首	三九
宋徽宗一首	四三
晏同叔一首	四五
范希文一首	四七
晏叔原一首	四九
韓玉汝一首	五一

歐陽永叔二首	五三
張子野三首	五七
蘇子瞻四首	六一
秦少游十首	六九
賀方回一首	七七
趙德麟一首	七九
張芸叟一首	八一
王元澤一首	八三
周美成四首	一
田不伐二首	九
陳子高二首	一一



李玉一首	一三
謝任伯一首	一五
朱希真五首	一七
辛幼安六首	一九
張安國一首	二七
韓无咎一首	二九
李知幾一首	三一
姜堯章三首	三三
尹惟曉一首	四一
史邦卿一首	三九
王聖與四首	四三

張叔夏一首	四七
黃德文一首	四九
吳彥高一首	五一
李易安四首	五三
鄭文妻孫氏一首	五九
無名氏一首	六一
附詞的原始與形成	六七

詞選箋注卷一

張惠言錄

姜亮夫箋注

李太白

【作者】白，字太白。自號青蓮居士，涼武昭王九世孫。蜀人，亦云山東人。天才奇特。喜縱橫，擊劍爲任俠。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詔供奉翰林院。帝愛其才，數宴見。因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摘所賦清平調詩，以激楊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亦自知，懇求還山。安祿山反。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白逃還彭澤，璘當誅，以先嘗救郭子儀，儀請解官以贖。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依當塗令李冰陽。途卒于當塗，葬當塗。

之青山。

【詞評】 詞非始于太白，詞苑叢談已辯之詳矣！其言曰：「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爲實然，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卽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爲。甯肯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嫻，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温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耳。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鬢金冠，纓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歌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當未有斯題，何得預填斯曲邪？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孤丞相假飛卿所撰進之。戒以勿洩，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按大中卽宣宗年號，此詞新播，故人喜歌之，予屢疑近飛卿，至是釋然。自信其具隻眼也。」

菩薩蠻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詞選箋注
卷一

溫飛卿庭筠

【作者】

溫庭筠，字飛卿，并州人。初名岐，後改庭雲。又改曰庭筠。大初中，應進士，累年不第，大中末，因上書言事，授方山尉。仍失意，歸。徐商知政事，用爲國子助教。商罷，亦廢。舊唐書稱：「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與李商隱段成式齊名。貌極醜，時號溫鍾馗。」

【詞評】

海寧王靜安先生曰：「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余謂此四字惟馮正中足以當之，劉融齋謂飛卿「精豔絕人。」差近之耳。」

又曰：「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

又曰：「溫飛卿之詞秀句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

周濟曰：「飛卿神理超越，不復可以迹象求矣。然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

亮按飛卿爲小令之初祖，亦詞家之首善也。其詞在于雜集紛拏之事象，以暗示詞旨。初讀似仳，熟玩則美妙全在于是。余另有金匱集箋詳之。

菩薩蠻

【本事】北窗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祕進之，戒以勿讎，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粧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長門賦，而用節節逆敘。此章從夢覺後領起。「懶起」二字，含後文情事。「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

【箋注】（一）小山 屏山也。卽後「枕上屏山遠」之意。（二）金明滅 狀旭日之生輝也。

水精簾裏頗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烟，雁飛殘月天。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夢字提「江上」以

下，略彼夢境；「人勝參差」「玉釵香隔」言夢亦不得到也。「江上柳如烟」是關絡。

【箋注】（一）頗黎 金匱集作「珊瑚」。（二）鴛鴦錦 衾褥之類。溫氏織錦詩，

「鴛鴦豔錦初成匹。」（三）藕絲 言色也，（四）「人勝」句 人日翦

綵爲勝，頭飾也。荆楚歲時記。（五）香紅 簪于面鬢之花也，（六）風

此字狀綵勝鬢花栩栩欲動之貌，非必玉釵頭上，真有風也。

亮按張氏以「江上」以下爲述夢境，實隔溫詞境界一層，「簾裏」「江上」，

蓋皆雜集之印象，使暖香柳煙，美情相綰，自然調和。其妙處正在跡象可

尋不可尋之間，純爲混成之境界，乃綺情之佳作。而人勝參差，鬢隔香

紅，又寫情寫景，皆入神化，張氏以爲「夢亦不到」，蓋未深味也！

藥黃無限當山額，宿粧隱笑紗窗隔；相見牡丹時；暫來還別離。翠

釵金作股，釵上雙蝶舞。心事竟誰知？月明花滿枝！（提起。以下三章

，本入夢之情。）

【箋注】（一）藥黃一句 按溫氏偶遊詩曰：「雲髻幾迷芳草蝶，額黃無限夕陽山，」又照影曲「黃印額山輕爲塵」庾信樂府。「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

翠翹金縷雙鸚鵡。——水紋細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紅滿枝。
繡衫遮笑靨，烟草粘飛蝶。青瑣對芳菲，玉關音信稀。

【箋注】（一）青瑣 門飾也。（二）玉關 猶玉闕玉門也，宮門之稱。

首句寫人，以首飾之水鳥，類連而引出下文一段寫情之作！

杏花含露團香雪，綠楊陌上多離別。燈在月朧明，覺來聞曉鶯。玉
鈎寒翠幙，粧淺舊眉薄。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結）

【箋注】（一）香雪 狀杏花之色，杏花含露，正清曉時也。（二）輕 言蟬鬢之零亂也。

亮按首句寫曉景，次句因景生情，三四兩句倒叙初醒時景。與牡丹花謝一

闕，寫法全同。上句初醒，下句方爲覺醒，層次漸深。過片乃起床後景，而春夢未了，餘情相關，故裝淺眉薄也。張氏以「藥黃翠翹」與此闕皆爲入夢之景，而以此闕爲結。實未達詞旨。

玉樓明月長相憶，柳絲裊娜春無力。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畫羅金翡翠，香燭消成淚。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玉樓明月長相憶」。又提柳絲裊娜，送君之時。故江上柳如烟，夢中情境亦爾。七章「闌外垂絲柳」，八章「綠楊滿院」；九章「楊柳色依依」。十章「楊柳又如絲」，皆本此柳絲裊娜言之。明相憶之久也。）

【箋注】（一）畫羅金翡翠 當是鑿金羅屏。（二）過片半闕與溫詩生襟屏風歌，「繡屏銀鴨香霧濛，天上夢歸花繞叢。」用意相似。

鳳皇相對盤金縷，牡丹一夜經微雨。明鏡照新粧，鬢輕雙臉長！畫樓相望久 闌外垂絲柳。音信不歸來，社前雙燕回！

【箋注】（一）鳳皇牡丹，皆衣上繡文也。「一夜經微雨」狀牡丹鮮麗之色。（二）鬢輕臉長，蓋愁思未裝之像，輕言其亂也。

牡丹花謝鶯聲歇，綠楊滿院中庭月。相憶夢難成；背窗燈半明。翠鈿金壓臉，寂寞香闌掩。人遠淚闌干，燕飛春又殘。（相憶夢難成，正是殘夢迷情事。）

滿宮明月梨花白，故人萬里關山隔。金雁一雙飛，淚痕沾繡衣。小園芳草綠，家住越溪曲。楊柳色依依，燕歸君不歸！

【箋注】（一）金雁 秋雁也。

寶函鈿雀金鸂鶒，沈香閣上吳山碧。楊柳又如絲；驛橋春雨時。畫樓音信斷，芳草江南岸。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鸞鏡二句，結。與心事竟誰知相應。）

【箋注】（一）關上 金鑑集作「關上」。（二）鸞鏡花枝二句 玉顏憔悴，不敢照

見鸞鏡，比豔花枝。此種情味，無人能解也。按以上十首，見金匱集，此下四首，見尊前集。

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却斜陽，杏花零落香。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慘獨倚門。（此下乃敘夢。此言黃昏。）

【箋注】（一）勻 金匱集作「彈」。

夜來皓月纔當午，重簾悄悄無人語。深處麝煤長，臥時留薄粧。當年還自惜；往事那堪憶。花落月明殘，錦衾知曉寒。（此自臥時至曉，所謂相憶夢難成也。）

【箋注】（一）長 狀獸香之嫋鼻。

雨晴夜合玲瓏日，萬枝香裊紅絲拂。閒夢憶金堂，滿庭萱草長！繡簾垂冢毅，眉黛遠山綠。春水渡溪橋，凭闌魂欲銷！（此章正寫夢。垂簾

凭闌。皆夢中情事。正應「人勝參差」三句。）

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濃粧，綠檀金鳳皇。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此言夢醒。春恨正關情，與五章「春夢正關情」相對雙鎖。青瑋。金堂。故國。吳宮。略露寓意。）

【箋注】此午夜醒來時情景。（一）綠檀金鳳凰 卽申上句「山枕隱濃裝」也，綠檀指枕言 鳳凰指釵鈿言也！

更漏子

【題解】更漏子 詞題標源曰：「溫庭筠作秋思詞，中咏更漏，後以名調。」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鴈，起城烏，畫屏金鷓鴣。

香霧薄，透簾幙。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此

三首亦苦憐蠻之意。「驚塞鴈」三句，言權威不同，與下「夢長君不知」也。）

星斗稀，鐘鼓歇，簾外曉鶯殘月。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

虛閣上，倚闌望，還是去年惆悵。春欲暮，思無窮，舊歡如夢中。

（「蘭露重」三句，與「塞鴈城烏」義同。）

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
梧桐樹，五更雨，不道離愁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箋注】

此詞尊前集以爲馮延巳作，陽春集中，謂：「別作溫庭筠」。全唐詩兩
收之。亮按；詞境不似溫作，當從尊前。

（一）「爐香」又作「爐煙」，（二）「偏照」又作「偏對」（三）「正
苦」尊前作「最苦」。

夢江南

【題解】

夢江南

樂府雜錄

李衛公

（德裕）

爲亡妓謝秋娘撰

望江南

亦曰夢江

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自注云

：「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王灼碧鷄漫志曰：「予考此曲

，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爲謝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按又名望江梅，又曰夢江口，又名歸塞北，一名春去也！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按此詞不似飛卿作。

無名氏

後庭宴

【臨解】後庭宴 詞題標源「宣和中，掘地得石，刻詞，唐人作也，後人名之曰後庭宴」。

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菱花知我銷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綠低迷，一庭紅撲簌！

【箋注】（一）亂魂 歷代詩餘作「亂雲」。

首二句是思，下三句是感，過片首二句「燕歸人未歸」之意，末二句展開來說。

詞選箋注 卷一

南唐中主

【作者】

姓李氏字伯玉，徐州人，唐宗室之裔。昇長子，昇元七年三月嗣位。改元保大，十五年改元中興，是年臣屬於周。初名景通，後避周諱，改名環，宋建隆元年月薨。

浣溪沙

【題解】

浣溪沙

詞題標源：

「黃鐘曲，

製自晚唐，

一作浣沙溪，

一名小庭花。」

又灘破浣溪沙曰：「其體創自南唐，故亦名南唐浣溪沙，又名添字

浣溪沙，又名山花子。水經注「浣沙溪，在荊州夷陵州西北。」

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多病不勝衣！沙上未聞鴻鴈信，竹間時有鷓鴣啼。此情唯有落花知。

【箋注】

(一)風壓輕雲貼水飛「壓」或作「約」，此從水中看雲。(二)有全

唐詩作「聽」。

一曲新詞酒一盃，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會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箋注】

(一)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會相識燕歸來

復齊漫錄以爲晏殊，示張寺廟王

擬堪七言律詩之腹聯，毛晉注珠玉詞亦以此詞爲「向誤人南唐二主詞」云云，則此詞非中主之作矣。

又詞苑業談亦以此詞爲晏元獻作，且云：「是元獻春恨辭。」繼云：「初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吏誦壁間詩，戒其勿言姓名，終篇者無幾。又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尙留名。儀鳳終陳迹，鳴蛙只廢聲。淒涼不可問，落日背蕪城。』徐問之，乃江都尉王琪所作，召至，同飲，又同游池上，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

未能也。」王應聲曰：「何不云：『似曾相識燕歸來。』晏大喜，由此辟置館職。」云云：是此詞爲晏氏之作，亦有二說：徐氏兩載不廢，故前引全詞以爲晏詞。後又引此故實，以爲晏詩也。

山花子

【題解】山花子 卽灘破浣溪沙。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

【本事】

南唐書：「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府爲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溪沙詞二闕，手寫賜感化，詞曰云云。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上，後主感動，賞賜甚優！」

【詞評】

靜安先生曰：「中主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

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箋注】 此詞或題「秋恨」。

(一)「錄 或作碧(二)還 或作遠。(三)「鷄塞遠」 或作「清漏永」。

(四)「多少淚珠何限恨」 或作「漱漱淚珠多少恨」。(五)倚 或作寄。

手卷真珠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滌波三峽暮，接天流。

【箋注】 (一)「真珠 花庵詞選作「珠簾」。(二)前 或作然。(三)「三峽」

或作「三楚」，草堂詩餘作「春色」。

後主

【作者】南唐後主李煜。字重光，嗣主李璟第六子，建隆二年嗣立于金陵，時南唐已奉宋正朔，開寶八年十一月，宋將曹彬下金陵，煜出降。明年，徙至京師，封違命侯。太宗即位，進封隴西郡公，位雖稍崇，而待遇甚薄。太平興國三年遇害。煜生長宮庭，而天性純孝，國破家亡，爲人囚虜，懷切身國之痛，爲哀感之詞，悽愴欲絕，爲詞家一大宗云。

【詞評】靜安先生曰：「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繪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金荃浣花能有此色象耶？」又曰：「詞人者不去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是後主爲人君短處，亦卽爲詞人所長處。」又曰：「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

也。」又曰：「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血書者也。
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感，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臨江仙

【題解】臨江仙

填詞名解，「一名庭院深深。按歐陽修蝶戀花春晚詞云：「庭院深

深深幾許，」李易安深愛其體，因作庭院深深數闋，其聲即舊臨江仙也，」

櫻桃落盡春歸去；蜨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鈎羅幕，惆悵暮烟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烟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限依依。

【本事】

茗溪漁隱叢話：「西清詩話：云「後主圍城中作此詞，未就而城破，嘗見

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茗溪漁隱曰：「實錄開寶七年

十月召曹彬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此詞乃詠春景，決非十一月破城時作，……然皇師圍昇州，既一年，後主于圍城中作此詞則不可知。」

虞美人

【題解】

碧鷄漫志曰：「虞美人脛說稱起于項籍「虞兮」之歌。余謂後世以此命名可

也，曲起于當時，非也。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旂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醜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菲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爲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旂亂，襖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撫椎欲上重相顧，豔態花無主，手中蓮鐔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萬追和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爲英雄少，楚歌聲起伯圖休，玉帳佳人

血淚滿東流，（此從花草粹籀補）葛荒蕪老蕪城莫，玉貌知何處？

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當時魂魄未消磨。……」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本事】陸游避暑漫鈔「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于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並坐之，遂被禍。」

【詞評】花草蒙拾鐘隱入汴後，「春江花月」諸詞，與「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種，較長城公煞是可憐！

【箋注】（一）月 或作葉。（二）應猶 或作「依然」。（三）能 一作「還」，一作「都」。（四）問君二句 野客叢談后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游喟秦少

游「愁如海」之句，出于江南李後主；「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白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鬢瀨灘」，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天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

浪淘沙

【題解】浪淘沙 詞題標源「白居易浪淘沙詩」却到帝卿重富貴，請君莫忘浪淘沙」

。詞人采作曲。又一體名曲人冥，一名過龍門。一名賣花聲」。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歸去也，天上人間！

【本事】西清詩話「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

。常作長短句云云。含思悽惋，未幾下世。

【箋注】（一）闌珊或作「將闌」（二）耐或作「喫」（三）江或作「關」（四）

能改齋漫錄「顏氏家訓言「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

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言分手。」李後主長短句，蓋用此耳

。故云別時容易見時難。」（五）歸去一作「春去」一作「何處」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薜侵階。一桁珠簾閒不卷，終日誰來？
金劍已沈埋，壯氣蒿萊！晚涼天靜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
空照秦淮！

【箋注】（一）桁一作「任」、一作「行」。（二）劍 或作「鏢」。

清平樂

【題解】 碧雞漫志 「松窗錄云：『開元中，禁中初種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

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

歌之，上曰：「焉用舊詞爲！」命龜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詞三章。

白承詔賦詞。龜年以進。上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捉龜年歌。太真妃笑領歌意，甚厚。」張君房脞說指此爲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遼清平調詞。乃是令白于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之謂三調。明皇止合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况白詞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絕句，止目曰清平調。然唐人不深考，妄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黃鍾宮黃鍾商兩音者，厥陽炯稱白有應制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箋注】（一）恰 或作「却」

相見歡

【詞解】

相見歡 詞律『此調本唐腔。按卽烏夜啼之又名也。』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箋注】

(一)無奈

或作「常恨」

(二)雨

或作「重」

(三)太匆匆二句言所

以匆匆者，以朝來寒雨晚來風也。二重猶再也。

(四)相留 或作留人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韋端已莊

【作者】

字瑞已，杜陵人。唐乾寧元年（八九四）進士，天復元年應聘爲西蜀王建

書記。尋召爲起居舍人，建表留之，建稱帝，開國制度，皆莊所定，仕至宰相，詩有浣花集，今存。其詞集已佚，今散見花間尊前等集。其詞長於寫情，情辭樸素。與溫八叉之治豔窈窕者，大異。

靜安先生曰：「絃上黃鶯語」端已語也，其詞品亦似之。

菩薩蠻

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捲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

——琵琶金翠羽，絃上黃鶯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此

詞蓋留蜀後寄意之作。一章言奉使之志，本欲速歸。

【箋注】（一）琵琶金翠二句，狀語音之妙。蘇軾詩「數弦已品龍香撥，半面猶遮

鳳尾槽」金翠羽，卽鳳尾槽之意，琵琶當弦處，或以金塗爲飾也。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

鑪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此章述蜀人勸

留之辭。卽下章云「滿樓紅袖」招也。江南卽指蜀。中原沸亂，故曰：「還鄉須斷腸」）

如今却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上云「未老

莫還鄉，」猶冀老而還鄉也。其後朱溫篡成。中原愈亂。遂決勸進之志。故曰：「如今却

憶江南樂。」又曰：「白頭誓不歸。」則此詞之作，其在相蜀時乎？）

洛陽城裏春光好，洛陽才子他鄉老。柳暗魏王堤，此時心轉迷。桃

花春水綠 水上鴛鴦浴。凝恨對斜暉，憶君君不知。（此章致思唐之意）

牛松卿

【作者】

牛嶠字，松卿。隴西人。唐乾符五年進士。博學有文，以歌詩著名。歷官

拾遺。補尚書郎。王建帥蜀。辟爲判官。後仕蜀，爲給事中。

菩薩蠻

（花間集七首。詞意頗雜。蓋非一時之作。詞綜刪存二首。章法絕妙。）

舞裙香暖金泥鳳，畫梁語燕驚殘夢。門外柳花飛，玉郎猶未歸。愁
勻紅粉淚，眉剪春山翠。何處是遼陽？錦屏春晝長！

【箋注】

（一）此午夢醒時思遠人也。（二）愁勻紅粉淚者，以淚調勻其紅粉

也。

綠雲鬢上飛金雀，愁眉斂翠春烟薄。香閣掩夫容，畫屏山幾重？窗
寒天欲曙，猶結同心苣。啼粉澆羅衣，問郎何日歸？（驚殘夢一點，以下
純是夢境，章法似西洲曲。）

【箋注】（一）金雀頭飾也。

西溪子

【題解】西溪子 詞題標源：「采唐毛文錫詞「昨日西溪遊賞」句名題」

捍撥雙盤金鳳，蟬鬢玉釵搖動。畫堂前，人不語，絃解語，彈到昭君怨處，翠蛾愁，不擡頭。

【箋注】（一）捍撥 在琵琶面上當弦處，或以金塗爲飾。

牛希濟

【作者】

牛嶠之兄子，蜀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入後唐爲雍州節度副使。

生查子

【題解】

生查子 詞題標源 古槎字通，取海事，朱淑真作此調。

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少。殘月臉邊明，別淚臨清曉。語已多，情未了，回首猶重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箋注】

(一) 芳草 映上句綠羅裙，芳草色亦綠也。

詞選箋注 卷一

歐陽炯

【作者】益州華陽人。少事王衍，爲中書舍人。蜀平後。孟知祥鎮成都，仕至宰相。從孟昶降宋，授左散騎常侍。開寶四年死。年七十六。宋史言：「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孟昶君臣，溺於聲樂。炯至宰司，尙習此技。」

三字令

【題解】三字令 詞題標源「通調俱用三字成句。防自後蜀歐陽炯。」

春欲盡，日遲遲，牡丹時。羅幌卷，翠簾垂。彩牋書，紅粉淚，兩心知。人不在，燕空歸，負佳期。香燼落，枕函欹。月分明，花淡薄，惹相思。

詞選箋注 卷一

鹿虔扈

【作者】（一）鹿虔扈事孟昶，爲永康軍節度使。進檢校太尉。加太保。

臨江仙

金鎖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

詞選箋注 卷一

馮正中延巳

【作者】字正中，其先彭城人，唐末徙家新安。與弟延魯仕南唐李氏，至左僕射。同平章事，有陽春集一卷，先亡。後陳世修輯刻之。陳世修陽春集序曰：「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燕集。多運藻思，爲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又曰：「馮公樂府，思深詞麗。韻逸調新。……」

【評詞】劉熙載曰：「溫飛卿詞精豔絕人，然類不出乎綺語，韋端己馮正中諸家，留連光景，惆悵自憐。蓋亦易飄颻于風雨者。若第論其吐屬之美，又何加焉！」

靜安先生曰：「正中詞品，欲于其詞中求之，則「和淚試嚴妝」殆近之歟？」又曰：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

蝶戀花

【題解】蝶戀花 詞題標源「商調曲也，采梁簡文帝樂府「翻階蛺蝶戀花情。」爲名，一名羅金。一名黃金縷。一名鵲橋枝。一名風棲梧。一名明月生南浦，一名捲珠簾。一名魚水同歡。」

六曲闌干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把鈿箏移玉柱？穿簾燕子雙飛去。滿眼游絲兼落絮，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濃睡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處。

莫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河畔青蕪堤上柳，爲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却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掩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裏無尋處。（三詞忠愛纏綿。宛然騷辨之義，延巳爲人，專蔽嫉

妒，又敢爲大言。此詞蓋英辨間異已者，其君之所以信而弗疑也。)

虞美人

玉鈎鸞柱調鸚鵡，宛轉留春語。雲屏冷落畫堂空，薄晚春寒。無奈落花風。 拳簾燕子雙飛去，拂鏡塵鸞舞。不知今夜月眉彎；誰佩同心雙結倚闌干？

清平樂

雨晴烟晚，淥水新池滿。雙燕飛來垂柳院，小閣畫簾高捲。黃昏獨倚朱闌，西南初月眉彎。砌下落花風起，羅衣特地春寒。

詞選箋注 卷一

宋徽宗

燕山亭

見杏花作

裁剪冰綃，輕疊數重，冷淡臙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箋注】（一）按陽春白雲引作僧仲殊作。碧雞漫志以，僧仲殊與賀方回周美成并舉。花庵詞選云：「仲殊有集七卷，今皆不傳。」（二）輕 或作「打」（三）冷淡 或作「澹着」（四）新來或作「有時」

詞選箋注 卷一

晏同叔殊

【作者】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文，以神童召試，賜同進士出身，慶曆二年（一〇四一）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平居好賢，如范仲淹、孔道輔、韓琦、富弼皆出其門。至和二年，卒。文章瞻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

踏莎行

【題解】踏莎行 韓翃詩「踏莎行草過春谿。」詞名本此，一名柳長春。

小徑紅稀，芳郊綠遍，高臺樹色陰陰見。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翠葉藏鶯，珠簾隔燕，鑪香靜逐遊絲轉。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却照深深院！（此詞亦有所與，其歐公蝶戀花之流乎？）

詞選箋注 卷一

范希文

仲淹

【作者】字希文。吳縣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仕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嘗出鎮延州，賊輒遠去，相戒曰：「不如大范老子之可欺。」其見畏如此。

蘇幕遮

【題解】通希錄「周邦彥樂府有蘇幕遮之曲，按唐書宋務光傳「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蓋本于此，今錯爲幟。」

蘇幕遮 詞題標源：「蘇幕遮本西域婦人帽，唐書吳元濟上書言：「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唐教坊作此戲，卽以名曲。」
名譽雲鬆。」

碧雲天，紅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

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此去國之情）

晏叔原 幾道

【作者】號小山，晏殊幼子，嘗以鷓鴣天詞爲仁宗所賞。黃庭堅序其詞，謂：「寓詩人之句法，自能動搖人心。……高者高唐洛神之流，下者亦不減桃葉團扇。……」

臨江仙

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却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絃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綵雲歸。

【箋注】

(一)小蘋 晏氏小山詞序曰：「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寵，家有蓮鳴

蘋雲品，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卽以草授諸兒，吾三人持酒聽之，爲一笑樂之云云，則此詞小蘋，當卽指歌兒之名蘋者矣。」

詞選箋注 卷一

韓玉汝續

【作者】韓縝字玉汝，宋雍樂人，億子，元豐中，自龍圖閣直學士，進知檢密院事。哲宗時，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察確與章惇誣東朝，縝暴其姦狀，以子太少保致仕。

芳草

【題解】芳草 詞律全書，即鳳簫吟

【本事】樂府紀聞云：「韓有愛姬，能詞，奉使時，姬作蝶戀花送之，韓作此鳳簫吟詠芳草以留別。」

銷離愁，連綿無際。來時陌上初熏，繡幃人念遠。暗垂珠露，泣送征輪。長行長在眼，更重重遠水孤雲。但望極樓高盡日，目斷王孫。

消魂！池塘別後曾行處，綠妒輕裙。恁時攜素手？亂花飛絮裏，緩步
香茵。——朱顏空自改，向年年芳意長新。遍綠野，嬉遊醉眼，莫負
青春！

【箋注】

(一) 遠水孤雲 樂府紀聞作「流水孤雲。」 又或作「遠水孤村」 (二)

別後按詞譜「別」字上有「從」字。 (三) 恁時 何時也

歐陽永叔

修

【作者】 號六一居士，生真宗景德四年，死神宗熙寧五年，有六一詞及醉翁琴趣外篇。

蝶戀花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烟，簾幙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庭院深深，閨中既以蓬遠也。樓高不見，哲王又不寤也。章臺遊冶，小人之徑。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爲韓范作乎？此詞亦見馮延巳集中。李易安詞序云：「歐陽公作蝶戀花，有庭院深深深幾許之句。余酷愛之。用其語作庭院深深數闋，其聲卽舊臨江仙也。」易安去歐公未遠，其言必非無據。）

【詞評】 陳質齋曰：「歐陽公詞，多有與花間陽春相混。……羅長源曰：「公嘗致意於詩，爲之本義，溫柔寬厚，所得深矣。」又云：「元豐中，崔公度跋馮延巳陽春錄，其間有誤入六一詞者……」按此詞朱竹垞亦以爲馮延巳作，非歐九詞云。

臨江仙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處，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鈎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橫。

【本事】

野客叢書：「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末

曰：「水晶雙枕旁，猶有垂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爲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荏苒，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免過。公遂賦此詞。余觀此詞，正祖李商隱偶題詩云：「小亭閒臥微醉消，石榴梅柏枝相交。水紋簾上玻璃枕，旁有墮釵雙翠翹。」又「池外輕雷」亦出商隱「芙蓉

塘外有輕雷」之語。

【箋注】（一）舊題妓席。（二）滂 諸本滂下皆有猶字。

全首皆從實景著筆，前半惟「闌干倚處，待得月華」二句中有人，過片從「燕窺」說起，說到簾紋平。疑乎無他，結處乃云「猶有墜釵」。振動全詞，覺句句有人矣，立意高遠。

詞選箋注 卷一

張子野

先

【作者】

宋吳興人，天聖八年進士，官至都官郎中。其詞與柳耆卿齊名。「人以爲

子野不及耆卿富，而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有安陸集一卷。

【詞評】

李端叔曰：「子野才不足而情有餘」。

古今詩品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

公曰：「何不目爲『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捲

壓花影」「柳徑無人隨絮飛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高齋詩話：「子野嘗有詩

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長短句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牆送來秋千影」並

膾炙人口，世謂之張三影。

天仙子

【題解】

天仙子

詞題標源

「曲有作

天台仙子者，

徐陵玉臺新詠序

「寵聞長樂，

陳后

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關氏覽而遺妬。」唐韋莊詞「劉郎此日別天仙」云云。張子野采此製爲曲。」

水調數聲持酒聽，午睡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悠悠空記省！沙上竝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翠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箋注】（一）原注 時爲嘉樂小倅，以病眼不赴府會。

木蘭花 乙卯吳興寒食

【題解】木蘭花 詞題標源：「吳郡文粹木蘭堂大植木蘭花，唐陸龜蒙詩：「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爲一時絕唱」

龍頭舴艋吳兒競，筍柱秋千遊女竝。芳洲拾翠暮忘歸，秀野踏青來不定。行雲去後遙山暝，已放笙歌池院靜。中庭月色正清明，無數楊

花過無影。

青門引

【題解】

青門引

詞題標源

『三輔黃圖云：

「長安城東，

出南頭第一門，

門色青，曰

青門。」

青門。』蕭相國世家云：「召平種瓜長安城東」。而阮籍詩：「昔聞東陵侯，

種瓜東門外。」語亦可證，詞取以名。」

乍暖還輕冷，風雨晚來方定。庭軒寂寞近清明，殘花中酒，又是去年病。
樓頭畫角風吹醒，入夜重門靜。那堪更被明月；隔牆送過秋千影。

蘇子瞻賦

【作者】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山人，生仁宗景祐三年，嘉祐初，試禮部第一，歷官翰林學士。紹聖初，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還，卒於常州。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復贈太師，諡文忠，有東坡樂府。

【詞評】劉熙載曰：「東坡詞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相近。」又曰：「蘇辛（稼軒）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灑卓犖，悉出于溫柔敦厚，世或以粗獷託蘇辛，固宜有視蘇辛爲別調者哉！」

四庫提要云：「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故至今日尙與花間一派，并行而不廢！」

胡致堂云：「詞曲至東坡，一洗綺羅繡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目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

靜安先生曰：「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

賀新郎

【題解】 又名乳燕飛，又名金縷曲，又名金縷歌。又作金縷衣，又名風敲竹。張宗

瑞又名貂裘換酒。

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艷一枝，細看取，芳意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

【本事】 毛本題作「余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僕問其故，答曰：「沐浴倦臥，忽有扣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整妝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有屬意于蘭者，見其

不來，悲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辯，而僕亦從旁冷語陰爲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開盛，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坐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僕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聲音妙絕，府僚大悅，劇飲而罷！」

按楊湜古今詩話亦載此事，與毛本此注稍異。若溪漁隱駁之曰：「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曲，又却是風敲竹。」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今乃云「忽有人來扣門聲急」……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巾蹙，……芳心千重似束」蓋初夏之時，千花事退，榴花獨芳，因心中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倖益怒云云。此可笑者二也。此詞腔寄賀新郎，乃古曲名，今乃云曲名賀新涼，……此可笑者三也。」按漁隱所駁，最爲明快，而毛本乃采集此類陋說，作爲題解。詞題標源不從詩話之說，以「郎」爲「涼」。蓋皆忽漁隱此辯也。

水龍吟 和章質夫楊花韻

【題解】水龍吟 唐孫廣嘯旨『龍吟水中，不揚不殺，聲中宮商，古之善簫者聞而寫

之，遂以名調，一名小樓連苑。』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却似，一無情有思。
一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
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踪何
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
點點——是離人淚。

【箋注】（一）章質夫名鞏，浦城人，仕至同知樞密院事。楊花詞云：「燕忙鶯懶

花殘，已堤上柳風飄墜，輕飛點畫，青林誰道，全無才思，閑趁遊絲，靜臨
深院，日長門閉。 傍珠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 蘭帳玉人睡

覺，怪春衣雪霑瓊綴，繡牀漸滿，香氳無數，才圓卻碎。時見蜂兒，仰粘輕粉，魚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遊蕩，有盈盈淚。

(二) 池萍碎 羣芳譜：『萍一名水華，一名水簾，一名藻。楊花入水所化，葉下有微鬚，浮于流水不生，浮于止水一生九子。』

洞仙歌

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曾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王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誦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澹，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本事】墨莊漫錄「東坡作長短句，洞仙歌，公自叙云云。近有李公彥季成詩話，言後人足其意以填此詞，其說不同。予友陳興祖德昭云：「頃見一詩話，亦云李季成作，乃全載孟蜀主一詩：「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間明月獨窺人，欹枕斂橫雲鬢亂。三更庭院悄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云。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似，故隱括稍協律以贈之，予以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序乃云是洞仙歌令，蓋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出近世，五代及國初皆未有也。」

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定。時有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

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此東坡在黃州作。詞

陽居士云：「缺月刺明徹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

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儻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詞與考槃詩極相似。」

【本事】卜算子。宋王懋野客叢書「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有溫都監女，年十六，有色，不肯嫁。聞坡至，喜曰：「吾婿也。」每夜聞坡諷詠，徘徊窗外，坡覺，女踰牆去，坡從而物色，溫具言其事。坡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爲媼」。未幾，坡過海，議不諧，其女遂卒。坡回，悵然賦此詞，一名百尺樓。唐駱賓王詩。「好用數名人，稱爲卜算子。」詞取以名。一曰：人稱駱爲算博士。」

【箋註】

(一)舊題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二)寂寞沙洲冷，或作「楓落吳江冷」。

【詞評】

黃魯直跋東坡此詞曰：「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

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茗溪漁隱曰：「揀盡寒枝不肯棲」之句，或云鴻雁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間。……但此詞本詠夜景，至換頭但只說鴻，正如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詠夏景，至換頭只說榴花。蓋作文之法，語意到處卽爲

詞選箋注 卷一

之，不可限以繩墨也。

秦少游觀

【作者】 一字太虛，號淮海居士。宋高郵人，生仁宗皇祐元年，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登第後，蘇軾薦之於朝。除太學博士，遷正字兼國史館編修官。詔聖初，坐黨籍，徙。徽宗立。放還，至藤州，卒。有淮海集。

【詞評】 葉少蘊曰。少游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子瞻戲之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蓋以氣格爲病也。

張叔夏云：「少游詞，體制淡雅，氣骨不衰，清麗中不斷意脈，咀嚼無滓，久而知味。」

望海潮

【題解】 望海潮 詞題標源「大曲也。鄧千江作。」

梅英疏澹，冰漸溶洩，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遊，銅駝巷陌，新晴細

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事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棲鴉。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箋注】

(一) 毛本題「廣陵懷古」。(二) 金谷銅駝

杜詩「金谷銅駝非故鄉」，

註：「金谷園銅駝陌皆在蜀中。」

(三) 絮翻蝶

舞蝶草堂作葉，韓愈雪詩

「隨車番素縞，逐馬散銀盃」。(四) 西園飛蓋

曹植詩：「清夜游西園，

飛蓋相追隨」。(五) 事草堂作「是」。

滿庭芳

【題解】

滿庭芳 避暑錄話「秦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音者謂之作家，

元豐盜行于淮楚。「寒鴉萬點，流水橋孤村。一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爲

滿庭芳詞，一名纓陽臺

山抹微雲，天粘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烟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詞評】花庵詞選注曰：「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曰：『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
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魂銷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然已流傳，不可改矣。……」

前調

晚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方過還晴。高臺芳樹，飛燕蹴紅英。舞困

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
多情，行樂處，珠幡翠蓋，玉轡紅纓。漸酒空金盞，花困蓬瀛。豆蔻
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憑闌久，疏烟淡日，寂寞下蕪城！

【箋注】

(一)或題春遊

(二)晚成本作「曉」是也。

(三)秦箏

風俗通「箏秦箏

也。形如瑟。」

(四)玉

草堂作「金」。

(五)金盞

草堂作「醽醁」。

(六)

豆蔻十年二句

杜牧贈別詩「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

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又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

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七)揚州故城，自南朝宋

竟陵王亂後，城邑荒蕪。鮑照作蕪城賦弔之，遂有此名。按寂寞句草堂作

「微映百層城。」

江城子

【題解】

江城子

詞題源曰：「名始于歐陽炯詞。如西子鏡照江城又名江神子。」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爲繫歸舟。碧瓦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韶華不爲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踏莎行 郴州旅舍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詞評】冷齋夜話曰：「蘇氏絕愛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身何贖！』」

靜安先生曰：「少游詞境最爲淒惋，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而爲淒厲矣，東坡賞其後二語，猶爲皮相。」

范元炎詩眼云：「余誦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山谷曰：『此詞高絕，但既云「斜陽」，又曰「暮」。即重出也。故改「斜陽」爲「簾櫳」。余曰：「既言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山谷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描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山谷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當重疊！」

【箋注】（一）驛寄梅花 古梅花詩『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

鷓鴣天

【題解】鷓鴣天 填詞名解「平調也，一名思佳客，一名於中好。采鄭嵎詩「春遊鷓鴣」

鹿塞，家在鷓鴣天。」此調創自晏叔原。」

枝上流鶯和淚聞，新啼痕閒舊啼痕。一春魚雁無消息，千里關山勞夢魂。無一語，對芳尊。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炙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

【詞評】

古今詞話「此詞形容愁怨之意最工，如後疊「甫能彀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頗有言外之意。」

海棠春

【題解】

海棠春

詞題標源

「取鄭谷「詠徹海棠春」句爲題。」

流鶯牕外啼聲巧，睡未足，把人驚覺。翠被曉寒輕，寶篆沈烟裊。
宿醒未解，宮娥報道：「別院笙歌會早。」試問：「海棠花，昨夜開多少？」

減字木蘭花

【題解】

減字木蘭花

詩說備永「東坡作」。

天涯舊恨，獨自淒涼人不問。欲見迴腸，斷續熏鑪小篆香。黛蛾長

歛，任是東風吹不展。困倚危樓，過盡飛鴻字字愁。

浣溪沙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鶯無賴似窮秋；淡烟流水畫屏幽！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閒掛小銀鈎。

生查子

眉黛遠山長，新柳開青眼。樓閣斷霞明，羅幙春寒淺。 柝嫌玉漏遲，燭厭金刀剪。月色忽飛來，花影和簾卷。

賀方回錄

【作者】

宋衛州人。孝惠皇后族孫。元祐中，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退居吳下。

自號慶湖遺老，有樂山寓聲樂府三卷。

【詞評】

張文潛曰：「方回樂府，妙絕一世，盛麗如遊金張之堂，妖冶如擾嬪施

之袂，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

張叔夏云：賀方回吳夢窗皆善于鍊，方回多於溫庭筠李長吉詩中來。

青玉案

【題解】

青玉案 詞題標源。「李白詩「侍筆黃金臺，傳觴青玉案。」填詞名解「采

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一名「一年春。」

淩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臺花榭，瑣窗朱戶，唯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綵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

都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本事】

郎瑛七修類稿曰：「秦氏歿于藤州，賀鑄作青玉案以弔之。」龔氏中吳

按：紀聞曰：「鑄有小築，在蘇州盤門外之橫塘，因作此詞，時號賀梅

子。」與郎說各異。又按冷齋夜話云：「山谷嘗手寫方回所作青玉案，置之

几案間，時自玩味。山谷云：「少游能道之，作小詩曰：『少游醉臥古藤

下，無復愁眉喝一杯。能道『江南斷腸』句，而今唯有賀方回，」云云。

是郎瑛之說誤矣。

趙德麟令時

【作者】 趙德麟燕懿王德昭之後，官洪州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贈開府儀同三司，有柳復集一卷。

【詞評】 茗溪漁隱叢話曰：「德麟「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繞天涯。」徐師川「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二詞造語不同，意絕相類。」

錦堂春

【題解】 錦堂春 卽烏夜啼，唐書樂志：「宋臨川王義慶作烏夜啼。一名錦堂春。」教坊記「烏夜啼者，元嘉二十八年彭城王義康放逐，行次潯陽，江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流連飲宴，帝皆囚之。衡陽家人和之。扣二王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得釋，故有此曲。」

樓上綵簾弱絮，牆頭礙月低花。年年春事關心事，腸斷欲棲鴉。

舞鏡鸞衾翠減，啼珠鳳蠟紅斜，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

【箋注】（一）隨意詞綜作「依舊」。

張芸叟舜民

【作者】

張舜民，宋邠州人。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又號矜齋，第進士，爲襄崇令。

元祐初，以司馬光薦，召爲監察御史，累擢吏部侍郎，坐元祐黨，去。舜民慷慨好論事，爲文豪邁有理致。尤長於詩詞，有畫邊集。

賣花聲

題岳陽樓

【題解】

賣花聲

夢華錄「季春萬花爛漫，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

清奇可聽，爰采其聲，以爲曲。」一作昇平樂。一名謝池春。

木葉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斂芳顏。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陽關。醉袖撫危闌，天淡雲閒。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

王元澤秀

【作者】介甫之子。舉進士，累官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遷龍圖閣直學士。卒贈左諫議大夫。

眼兒媚

【題解】眼兒媚 填詞名解一名秋波媚

楊柳絲絲弄輕柔，烟縷織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難重省，歸夢遶秦樓。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

詞選箋注卷二

張惠言錄

姜亮夫箋注

周美成 邦彥

【作者】

宋錢塘人。生嘉祐二年。神宗時獻汴都賦，自太學生，一命爲太學正。出

教授廬州。知溧水縣。徽宗頌大晟樂，召入爲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

史稱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有片玉詞二卷，清真集二卷！

【詞評】

陳質齋曰：「美成詞多用唐人詩，隱括入律，混然天成。長闕尤善鋪叙。

富艷精工，詞人之甲乙也。」

靜安先生曰：「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爲第一流作家。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

六 醜 薔薇謝後作

【題解】六醜 晉志云：「漢儀，后親蠶桑，著十二笄步瑤，衣青乘神，蓋雲母安車，

駕六醜馬。」詞題標源：「明楊慎易名簡儂。隋煬帝嘲宮婢羅羅雜詩。『簡儂

無賴是橫波。」帝自達廣陵，宮中多效吳言，故稱簡儂。」

正單衣試酒，恨客裏光陰虛擲！願春暫留，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迹。
爲問家何在？夜來風雨，葬楚宮傾國。釵鈿墜處遺香澤：亂點桃蹊，
輕翻柳陌。多情更誰追惜？但蜂媒蝶使，時叩窗櫺。東園岑寂，漸
蒙籠暗碧。靜遶珍叢底，成嘆息：長條故惹行客，似牽衣待話；別情
無極。殘英小，強簪巾幘，終不似一朵釵頭顫裊，向人敲側。漂流處
莫趁潮汐！恐斷紅尚有相思字，何由見得？

【箋注】（一）此篇借花言人，言花處卽言人也。（二）春歸 實言花謝也。（三）

爲問家三句，因其無家。故雖有傾國之姿，必被風雨所摧。（四）多情三
句，言花無人惜，只有蜂蝶癡愁，猶叩窗櫺。以喻己客外漂零，不如殘花

之尙有蜂蝶相慰也！（五）晴碧 言葉茂也。（六）恐斷鴻二句 {撫遺云：
「烏衣國寄王謝詩：「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

蘭陵王柳

【題解】 蘭陵王 碧雞漫志：「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子長恭，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戴假面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歌謠之，曰蘭陵王入陣曲。……」

柳陰直，烟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絲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 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剪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候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

笛。」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

【本事】

詞苑叢談云：「周邦彥在李師師家，聞道君至，遂匿牀下。道君自攜新橙

一顆，云是江南初進，遂與師師諠語，邦彥悉聞之。鑿枳成少年遊云。

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以直對。道君大怒，因加罪邦彥，遷謫，押出國門。越一二日，道君復幸師師家，不遇。至更初，師師歸，愁眉淚眼。道君問故。師師奏言，「邦彥得罪去國，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道？」道君問曾有詞否？李云有蘭陵王，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因奉酒歌云云！道君大喜，復召邦彥，爲大晟樂正！

【箋注】

(一)拂水漂綿。朱延齡柳詩：「遙憐拂水輕。」杜甫詩：「生憎柳絮白于

綿。」(二)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杜詩云：「哀絃繞白雪。」韓愈日蝕「油

燈不照席」，反用爾。(三)梨花榆火。白樂天詩：「手撚梨花寒食心。」

周禮春官：「四時變國火。清明取榆柳之火。」

花犯 梅花

【題解】

花犯

詞題標源：

「小石調，自宣政間周柳諸公自製樂章，有側犯、尾犯、

花犯、玲瓏四犯等曲！」

粉牆低，梅花照眼，依然舊風味！露痕輕綴，疑淨洗鉛華，無限清
麗。去年勝賞曾孤倚，冰盤共宴喜。更可惜雪中高士，香篝熏素被。
今年對花太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憔悴！凝望久，青苔上，旋看
飛墜。相將見，脆圓薦酒，人正在空江烟浪裏！但夢想一枝瀟洒，黃
昏斜照水！

【詞評】

黃叔暘云：

「此只詠梅花，而紆徐反覆，道盡三年間事。昔人謂好詩圓美

流轉如彈丸，余于此詩亦云。」

【箋注】

(一) 冰盤宴喜

韓愈詩：

「冰盤夏薦碧實脆。」

(二) 香篝素被

喻雪壓梅

尊也。香篝言梅，素被言雪。(三)脆圓薦酒 圓或作丸。東坡詩：「不趁青梅嘗煮酒。」

少年遊

【題解】少年遊 詞題標源，「張喬送蜀客詩。相如曾醉地，莫滯少年遊。」詞人爰采以名題！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
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
是少人行。」

【本事】

浩然齋雅談：「宣和中，李師師以能歌舞稱。時周邦彥爲太學生，時遊其

家。一夕祐臨臨幸，倉卒避去。旣而賦小詞，所謂「并刀如剪，吳鹽勝

雪」者，蓋紀此夕也。未幾，李被宣喚。遂歌于上前。問誰作？以邦彥

對。遂與解褐，自此通顯。（按詞苑叢談亦載此事，與此異。）既而朝廷賜醕。師師又歌大醕六醕二解，上顧教坊使袁綯，問綯，曰：「此起居舍新知潞州周邦彥作也。」問六醕之義，莫能對，召邦彥問之，對曰：「此犯六調，皆詞之美者，然絕難歌。」上意喜，將留行，且以近多祥瑞，將使播之樂章。命蔡元長叩之，邦彥云：「某老矣！頗悔少作……」

【箋注】

（一）并刀 杜甫詩：「焉得并州快剪刀。」（二）吳鹽勝雪 李白詩：「玉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如雪。」

詞選箋注 卷二

田不伐

【作者】

田爲字不伐。有萍嘔集，見白樸天籟集引。

南柯子

【題解】

南柯子

詞題標源：

「隋唐來曲名多稱子。題采淳于棼事，一名南歌子。」

夢怕愁時斷，春從醉裏回。淒涼懷抱向誰開？些子清明時候被鶯催！
柳外都成絮，闌邊半是苔，多情簾燕獨徘徊；依舊滿身花雨又歸來。

【箋注】

(一) 花庵詞選題作「春景」。(二) 些子 猶言這一點兒也。

團玉梅梢重，雪羅芟扇低。簾風不動蝶交飛。一樣綠陰庭院鎖斜暉！
對月懷歌扇，因風念舞衣。何須惆悵惜芳菲，拚却一年憔悴。待春

詞選箋注 卷二

歸！

【箋注】（一）花庵詞選題作「春思」。

陳子高克

【作者】

陳克，字子高。宋臨海人。僑居金陵，自號赤壁居士，工詩詞，有天台集

赤城詞。

菩薩蠻

赤欄橋盡香街直，籠街細柳嬌無力。金碧上晴空，花晴簾影紅。黃衫飛白馬，日日青樓下。醉眼不逢人，午香吹暗塵。（此刺時也。）

【箋注】（一）或題作「春」，下首同。（二）「晴」或作「青」。（三）「影」或作「幕」。（四）「青」或作「朱」。

綠蕪墻遶青苔院，中庭日淡芭蕉卷。蝴蝶上階飛，風簾自在垂。玉鉤雙語燕，寶鬢楊花轉。幾處鈿錢聲，綠窗春夢輕。（此自寓。）

【箋注】（一）風一作「烘」。（二）鈿錢 錢、榆錢也。（三）夢或作「睡」。

詞選箋注 卷二

李玉

【作者】

或云卽李元輝。按元輝名珏，蓋非也。

賀新郎

篆縷消金鼎，醉沈沈、庭陰轉午，畫堂人靜。芳草王孫知何處？唯有楊花糝徑。漸玉枕騰騰春醒，簾外殘紅春已透，鎮無聊，殢酒厭厭病。雲鬢亂，未忺整。江南舊事休重省！遍天涯，尋消問息，斷鴻難倩！月滿西樓憑闌久，依舊歸期未定。又只恐餅沈金井。嘶騎不來銀燭暗，枉教人立盡梧桐影。誰伴我，對鸞鏡？

【箋注】

(一)或有「春閨」二字。陽春白雪作潘元質詞。

【詞評】

玉林詞話云：「李君之詞，雖不多見，然風流醞籍，盡於賀新郎一詞矣。」

謝任伯克家

憶君王

依依宮柳拂宮牆，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照黃昏人斷腸！

詞選箋注 卷二

朱希真 敦儒

【作者】

洛陽人，少年時以布衣負重名。南渡後，寓居嘉禾。屢召乃出，爲祕書省

正字。紹興十九年告歸。史稱素工詩及樂府，有詞三卷。名樵歌。

好事近 漁父

【題解】

好事近

填詞名解：「一名釣船笛。」

搖首出紅塵，醒醉更無時節。生計綠蓑青笠，慣披霜衝雪。晚來風定釣絲閒，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鴻明滅。

漁父長身來，只共釣竿相識。隨意轉船回棹；似飛空無迹。蘆花開落任浮生，長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

撥轉釣魚船，江海儘爲吾宅。恰向洞庭沽酒，却錢塘橫笛！醉顏禁

冷更添紅。潮落下前磧。經過子陵灘畔，得梅花消息。

短棹釣魚船，江上晚烟籠碧，塞隰海鷗分路，占江天秋色！錦鱗潑

刺滿籃魚，取酒價相敵。風順片帆歸去，有何人留得！

失却故山雲，索手指空爲客。尊菜鱸魚留我，住鴛鴦湖側。偶然添

酒舊葫蘆，小醉度朝夕。吹笛月波樓下，有何人相識！

辛幼安 秦疾

【作者】

號稼軒，濟南歷城人。生宋高宗紹興十年。時宋已南渡。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死，山東豪傑并起。耿京自稱天平節度使，留稼軒掌書記。勸京歸宋，授爲承務郎，後歷官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安撫使。所到皆整飾軍容，雄鎮一方。進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開禧三年卒。其稼軒詞才氣豪邁，真情溢流。亦摯直，亦委曲，卓然爲一大家。雖時不免乖律祭鱣。要爲真情流露之作也。

【評詞】

劉後村云：「公所作大聲鏗豁，小聲鏗鏘。橫絕六合，掃空萬古，其穠麗縣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摸魚兒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賦。

【題解】

摸魚兒

詞題標源：

「一名買波塘，

取晁無咎詞「買波塘旋栽楊柳」句名

調。一名坡塘柳，一名摸魚兒，元百種曲「摸魚兒辛稼軒製。」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鶴林玉露云：「詞意殊怨，斜陽烟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閒壽王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也。）

【箋注】

（一）司馬相如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

宮，愁悶悲思。聞蜀都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於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觀幸。」

賀新郎

別茂嘉十二弟

綠樹聽啼鳩，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閒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茂嘉蓋以得罪謫徙，故有是言。）

【箋注】

（一）自綠樹至芳菲數句，皆序時變。「算未抵」以下。乃轉入人。（二）

馬上二句，用王嬙事。（三）「燕燕歸妾」詩序：「燕燕送妾也，」古者嫁

女以娣姪從，此妾，蓋姊妹。此以喻兄弟也。（四）將軍三句，用李陵

事。（五）易水三句，用荆軻事。

前調

賦琵琶

鳳尾龍香撥。自開元霓裳曲罷，幾番風月。最苦潯陽江頭客，畫舸亭

亭待發。記出塞黃雲堆雪。馬上離愁三萬里，望昭陽宮殿孤鴻沒。絃解語，恨難說。遼陽驛使音塵絕，瑣窗寒，輕攏漫撚，淚珠盈睫。推手含情還却手，一抹涼州哀徹。千古事雲飛烟滅，賀老定場無消息，想沈香亭北繁華歇。——彈到此，爲嗚咽。

【箋注】

(一) 鳳尾龍香撥

撥捍撥也，琵琶當絃處。

蘇軾詩：『數弦已品龍香

撥，半面猶遮鳳尾槽。』(二) 記出塞黃雲堆雪三句，用王嬀事。(三)

推手却手

釋名：

『琵琶本出胡中，馬上所彈，推手前曰琵琶，引手却曰

琵琶。』(四) 賀老

元稹連昌宮詞：

『賀老琵琶定場屋，唐善琵琶樂工。

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題解】

永遇樂

詞題標源：

『唐杜祕書，工小詞。鄰家有小女，名酥香，凡才人歌

曲，悉能吟諷。尤喜杜詞，遂成躑躅之好。後爲僕訴，杜流河朔。臨行，述

永遇樂詞，決別。女持紙三唱而死，第未知此調創自杜否？」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意。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燈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

祝英臺近

【題解】

祝英臺近

寧波府志：

『東晉越有梁山泊祝英臺。嘗同學，祝先歸，梁訪之，

知爲女，欲娶之。已許馬氏子。梁忽忽成疾。後爲鄞令，死。遺言葬清道山下。明年，祝適馬氏，過其地。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塚，哭之，哀慟。其地忽裂，祝投而死。事聞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今吳中有花蝴蝶，蓋橋蟲所化，兒童亦呼梁山泊祝英臺云。』

寶釵分，桃葉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流鶯聲住！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才簪

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此與德祐太學生二詞用意相似，點點飛紅，傷君子之奔流，鶯惡小人得志也，春帶愁來，其刺趙張乎？）

【本事】

貴耳集：「呂婆呂正己之妻，正己爲京畿漕。有女，事辛幼安，因微事，

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

菩薩蠻

書江西造口壁

鬱孤山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

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鶴林玉露云：「南

渡之初，金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因此起興。「鷓鴣」之句，謂恢復行

不得也。」

【箋注】（一）鬱孤山 今江西贛縣西南隅。

詞選箋注 卷二

張安國 孝祥

【作者】 號于湖，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廷對第一。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判官，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兼督府參軍事，領建康留守。尋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進。謫閩直學士，致仕。有于湖集。

六州歌頭

【題解】 六州歌頭 詞題標源：「本伊梁甘石渭氏六州，皆唐西邊州名，六州各有歌曲。統名六州，曲之變也。詞品六州歌頭，鼓吹曲。音調怨壯，不與豔詞同科，宋大典大卹皆奏此樂。」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殫腥。隔水蘼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

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
渺神京。干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騫，若爲情。
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
如傾！

韓无咎元吉

【作者】

號南礪，許昌人。門下侍郎維四世孫。呂東萊外舅。官至吏部尙書。有

焦尾集一卷

六州歌頭

東風着意；先上小桃枝。紅粉膩，嬌如醉。倚朱扉，記年時。隱映新
妝面，臨水岸，春將半，雲日暖，斜陽轉，夾城西。草軟沙平驟馬，
垂楊渡，玉勒爭嘶。認蛾眉凝笑，臉薄拂胭脂。繡戶曾窺。恨依依！
昔攜手處，香如霧，紅隨步。怨春遲。消瘦損，憑誰問？只花知。
淚空垂。舊日堂前燕，和烟雨，又雙飛。人自老，春長好，夢佳期。
前度劉郎幾許，風流地，也自應悲。但茫茫暮靄，目斷武陵溪。往事

詞選箋注 卷二

難追！

李知幾石

【作者】 號方舟，資陽人，乾道中進士，以薦任太學博士。出爲成都倅，仕至都官員外郎。有方舟集。

臨江仙

烟柳疏疏人悄悄，畫樓風外吹笙。倚闌聞喚小紅聲。熏香臨欲睡，玉漏已三更！
坐待不來來又去，一方明月中庭。粉牆東畔小橋橫，起來花影下，扇子撲流螢。

詞選箋注 卷二

姜堯章夔

【作者】

號白石道人。饒州鄱陽人。幼從父噩官漢陽縣，因家夏口。蕭東夫愛其

詞，妻以兄子，因寓吳興之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鄰，因號白石道人。又號石帚。夔精音律，慶元初進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又進大樂議，乞正太常雅樂。有白石道人詞五卷。張炎曰：「詞要清空，不要質實。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范石湖曰：「白石有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黃叔暘曰：「白石詞極精妙，不減清真，其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

【詞評】

陳藏一曰：「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

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書翰墨之藏：汗牛充棟。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

劉熙載曰：「姜白石詞，幽韻冷香，令人挹之無盡。擬諸形容：在樂則琴，在花則梅也。」

靜安先生曰：「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絃外之響，終不能與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揚州慢

淳熙丙申至日過揚州

【題解】

揚州慢

詞題標源：「宋姜夔遊揚州製。」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

【本事】

白石道人歌曲題詞云：「淳熙丙申至日，予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

望，入城則四顧蕭

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

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感也。」

【箋注】（一）竹西 杜牧題揚州禪智寺詩：「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二）

杜郎 指杜牧言。（三）青樓句 詳上卷秦少游滿庭芳注三。（四）二十四橋

揚州西門外，又名紅藥橋。靜安先生曰：「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雖格韻高遠，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

暗香 石湖詠梅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却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題曰石湖詠梅，此爲石湖作也。時石湖蓋有隱遯之志。故作此二詞以沮之。白石石湖仙云：「須信石湖仙似鷓鴣。飄然引去。」末云：「聞好語明年定在槐府。」此與同意。首章言已嘗有用

世之志。今老無能，但望之石湖也。）

疏影又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却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牕橫幅！（此章更以二帝之憤發之，故有昭君之句。）

【本事】

白石道人歌曲題云：「辛亥之冬，予載雪詣石湖。止既月，授簡索句。且徵

新聲，作此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妓肄習之，音節諧婉，乃命之曰「暗香疏

影」。硯北雜志：「小紅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藝。成大請老姜夔詣之。一日，

授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疎影」兩曲。成大使二妓習之，音節清婉。成大尋以

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

【詞評】

靜安先生曰：「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詠爲最工。邦卿雙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著。視古人「江邊一樹垂垂發」等句，何如耶？」

阿選箋注 卷二

史邦卿 達祖

【作者】

號梅溪，汴人，有梅溪詞一卷。四朝謂見錄言：「韓侂胄當國，專依省吏史

達祖，奉行文字，擬旨擬帖，俱出其手。侍從東札，至用申呈。韓敗，遂黥焉。」

姜堯章云：「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于兩得。」

雙雙燕

【題解】 雙雙燕

詞題標源：

「宋史史達祖作詠燕詞，卽名其詞曰雙雙燕。」

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閒，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竝。還相
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翩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

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
應是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欄獨凭。

尹惟曉煥

【作者】

山陰人。嘉定十年進士，自畿漕除右司郎官。有梅津集。

霓裳序中第一 茉莉

【題解】

霓裳序中第一

詞題標源：

「霓裳本唐之道調法曲。在教坊中，爲大樂曲。

凡十二編，中分之以按拍作舞。故曰中序第一，宋樂志拂霓裳隊是也。」

青顰粲素鬢，海國仙人偏耐熱。餐盡風香露屑。便萬里凌空，肯憑蓮葉。盈盈步月，悄似憐輕去瑤闕。人何在，憶渠癡小，點點愛清絕！
愁絕！舊遊輕別。忍重看鎖香金篋，淒涼清夜簾蕩。杳杳詩魂，真化風蝶。冷香清到骨，夢十里梅花霽雪。歸來也，慳慳心事，自共素娥說。

【箋注】（一）海國仙人

羣芳譜：「茉莉，佛書名「緜華」，出波斯，移南海

北，土名奈。」

王聖與

沂孫

【作者】 號中仙。又號碧山，會稽人，至元中官慶元路學正。有碧山樂府二卷，又名花外集。

【詞評】 張叔夏曰：「王碧山越人也。其詩清峭，其詞閑雅。有姜白石意趣。」張炎中山白雲瓊窗寒；「王碧山又號中仙，越人也。能文工詞，琢語峭拔，有白石意度，今絕響矣。余悼之玉笥山，所謂長歌之哀，過于痛哭。」

眉 嫵新月

【題解】 眉嫵 詞題標源：「漢書張敞傳」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備也。「取以名調。」

漸新痕懸柳，淡彩穿花，依約破初暝。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

在香徑？畫眉未穩；料素娥猶帶離恨。最堪愛；一曲銀鈎小，寶奩掛秋冷！
千古盈虧休問！歎謾磨玉斧，難補金鏡。太液池猶在，淒涼處，何人重賦清景。故山夜永，試待他窺戶端正，看雲外山河，還老桂花舊影。（碧山詠物諸篇，並有君國之憂，此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也。）

【詞評】 按張選王詞四首，皆詠物，其意境晦塞，未嘗道著一語，惟此首差勝後二首！

齊天樂 蟬

【題解】 齊天樂 詞題標源：「宋史樂志：「英勳冠帝則，萬壽永齊天。」填詞名解

一名臺城路。」

一襟餘恨宮魂斷，年年翠陰庭樹。乍咽涼柯，還移暗葉，重把離愁深訴。西窗過雨，怪瑤佩流空，玉筍調柱。鏡暗妝殘，爲誰嬌鬢尙如

許。銅仙鉛淚如洗，歎移盤去遠，難貯零露。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餘音更苦；甚獨抱清商，頓成淒楚。謾想熏風，柳絲千萬縷！

【箋注】

(一) 一襟餘恨宮魂斷 此用古今注：「齊王后怨王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淚而鳴。」之意。

高陽臺

此題應是梅花

【題解】

高陽臺

詞題標源：「取宋玉賦神女事。」

殘雪庭除，輕寒簾影，霏霏玉管春葭。小帖金泥，不知春是誰家？相思一夜窻前夢，奈個人水隔天遮！但淒然滿樹幽香，滿地橫斜。江南自是離愁苦；况游驄古道，歸雁平沙！怎得銀箋？殷勤與說年華！如今處處生芳草，縱凭高不見天涯！更消他幾度東風，幾度飛花。

（此傷君臣晏安，不思國恥，天下將亡也。）

慶清朝 榴花

玉局歌殘，金陵句絕，年年負却熏風！西鄰窈窕，獨憐入戶飛紅。前
度綠陰載酒，枝頭色，比似羣同。何須擬蠟珠作蒂，綃綵成叢。誰
在舊家殿閣？白太真仙去，掃地春空。朱旛護取，如今應誤花工。顛
倒絳英滿徑，想無車馬到山中。西風後，尙餘數點，還勝春濃。（此言亂世
尙有人才，惜世不用也。不知其所指。）

【箋注】

（一）枝頭色句 萬楚詩：「紅裙妒殺石榴花。」（二）蠟珠作蒂二句 溫庭筠

詩：「蠟珠攢作蒂，細綵剪成叢。」（三）車馬句 此疑用花史福州樵者事，

花史曰：「福州府城外東山莊。樵者藍起，逐一鹿，入石門，內有雞犬人

烟。一翁謂曰：「此避秦地也，留卿可乎？」起曰：「歸別妻子乃來。」

與榴花一枝而出，後再訪之則迷矣。」

張叔夏炎

【作者】

號玉田，又號樂笑翁，西秦人。循王俊六世孫。從王父繼，字功甫，有玉

照堂詞。從父桂字惟月，有慚藥。父樞字斗南，有寄間集。樞尤精于律，嘗作瑞鶴仙

詞，有「粉蝶兒撲安花心」句。「撲」字不協，易「守」字，乃協。又作惠花春起早

詞有，「瑣窗深」句。「深」字不協，易「幽」字，仍不協，易「明」字乃協。（詞源

下）炎生淳祐戊申，能世其學，宋亡，年已三十三。四十歲時，始喪其資產，至元庚

寅，以藝北遊。一日，思江南菰米蓴絲。慨然裸被而歸。身世悽楚。又即見臨安全盛

之日。故所爲詞，蒼涼激楚，備寫其身世盛衰之感。不徒以裁紅刻翠爲工焉！

【詞評】

仇山村云：「山中白雲詞，意度超玄。律呂調洽，當與白石老仙相鼓

吹。」舒闥風云：「玉田詩有姜堯章深婉之風。詞有周清真雅麗之思，畫有趙子固瀟

灑之意。」

劉熙載曰：「張玉田詞，清遠蘊藉，悽愴纏綿，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嘗不轉益多師。

即探芳信之次韻草窗，瑣寒窗之悼碧山，西子妝之效夢窗，可見。」

高陽臺 西湖春感

接葉巢鶯，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遊，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淒然，萬綠西冷，一抹荒烟！
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韋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鷗！

【箋注】（一）接葉巢鶯 一作暗柳藏鶯。（二）平一作明。（三）知一作歸。

黃德文 孝邁

【作者】 號雪舟。

湘春夜月

近清明，翠禽枝上銷魂。可惜一片清歌；都付與黃昏。欲共柳花低訴，怕柳花輕薄，不解傷春。奈楚鄉旅宿，柔情別緒，誰與溫存？

空尊夜泣，青山不語，殘月當門。翠玉樓前，唯是有一波湘水，搖蕩湘雲。天長夢短，問甚時重見桃根？這次第算人間沒個。——并刀剪斷，心上愁痕！

詞選箋注 卷二

吳彥高激

【作者】 吳彥高，金建州人，宋宰相拭子。王履道外孫。米芾之婿。使金，留不遣，官翰林待制。皇統初，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有東山集十卷。東山其自號也。

【詞評】

黃叔暘曰：「彥高詞精妙悽惋。」

青衫濕感舊

【題解】 青衫濕 卽臨江仙。

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人家！恍然在遇，天姿勝雪，宮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

【本事】

詞綜洪景廬云：「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持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

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學士吳激，作詞紀之，聞者揮涕。」按歸潛志中州樂府亦皆載此事。與此大同小

異。

歸潛曰：「彦高詞集，篇數雖不多。皆精微盡善，雖多用前人詩句，其翦裁點綴，若天成，真奇作也。」

【箋注】

(一) 感舊 或題「有感」，花菴詞選題曰：「宴北人張侍御家有感。」(二) 「還」 中州樂府作「猶」。(三) 恍然三句 中州樂府作「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髻堆雅。」

李易安清照

【作者】李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人。李格非之女。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蘇軾，母則王拱辰之女，亦能文章。易安實受家學之淵源。年二十一，嫁太學生諸暨趙明誠。明誠好金石書畫。夫婦共黜勸，靡塗以爲常。金兵南侵，倉皇南下。會明誠病死，易安奔走台州杭州溫州間，古奇珍祕，流離待盡，後又辟地金華，遂死于此，文集詞集今皆不傳。

【詞評】沈去矜云：「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稱詞家三李。」

四庫提要云：「清照：詞格，抗軼周柳。雖篇帙無多，固不能不寶而存之，爲詞家一大宗矣。」

壺中天慢

【題解】 壺中天慢 卽念奴嬌也。花菴詞選此詞卽題念奴嬌。詞題標源曰：「宋姜夔白

石集：「湘月卽念奴嬌之隔指聲也。一名杏花天，一名壺中天，一名淮甸春，

一名百字謠，一名無俗念，一名慶長春，一名千秋歲，一名饗天香。」〔檢耕

錄：「又一體，又名大江東去，或無「去」字。一名醉江月，一名赤壁詞。皆

以蘇軾詞得名。」按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念奴嬌，卽其所製大石調也。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歛，更看今日晴

未？

【詞評】

花菴詞客云：「前輩常稱易安「綠肥紅瘦」爲佳句，余亦謂此篇「寵柳嬌花」

之語，亦甚奇俊，前未有道之者。」

【箋注】（一）花蕊詞選題作「春情」。（二）又 或作「有」。（三）須 歷代詩餘作

「深」。（四）花 或作「鶯」。（五）征 或作「飛」。（六）難 或作

「誰」。（七）春寒 或作「寒濃」。（八）四 或作「三」。（九）玉闌干慵

或作「閒拍闌干」。（十）新夢覺 或作「清斷遺」。（十一）日 或作

「雲」。（十二）今 或作「明」。

聲聲慢

【題解】聲聲慢 詞題標源：「宋蔣捷賦秋聲，俱用聲字收韻，故名之。」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切切。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
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曉來風急？鴈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
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
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箋注】（一）草堂題曰秋情，詞統題作秋閨。（二）最 詞統詞綜皆作「正」。

(三) 盡 或作「盃」。(四) 曉 詞綜作「晚」。(五) 正 或作「縱」。
(六) 著 或作「定」。

鳳凰臺上憶吹簫

【題解】 鳳凰臺上憶吹簫 詞題標源：「詞律」取列仙傳秦弄玉事。」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關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只難留。念武陵人遠，烟鎖秦樓。唯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箋注】 (一) 草堂詩餘題作離別，詞統題作閨情。(二) 慵自 草堂花庵皆作

「人未」。(三) 塵滿 或作「間掩」。(四) 離懷別苦 或作「間愁暗恨」。(五)

新來 或作「今年」。(六) 休休 或作「明朝」。(七) 只 或作「則」作

「即」。(八) 人遠 或作「春晚」。(九) 烟鎖秦樓 或作「雲鎖重樓」。(十) 唯

有樓前流水 或作「記取樓前綠水」。(十一)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或作「從今更數幾段新愁」。

醉花陰 九日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似黃花瘦！

【本事】

清波雜誌：「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嘆賞，自愧弗如。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寢者三日夜，得五十闕。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絕佳。」明誠詰之。答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似黃花瘦。」正易安作也。」

【箋注】

(一)雲 或作霧。(二)銷 草堂詩餘作「噴」。(三)金 或作「香」。(四)佳 或作「時」。(五)玉 草堂詩餘作「寶」。(六)廚 或作「窗」。(七)涼 或

作「愁」作「秋」。(八)似

花庵詞選草堂詩餘作「比」。

鄭文妻孫氏

憶秦娥

【題解】

憶秦娥

詞題標源：

「山堂肆考」世傳穆公女弄玉得仙，吹簫乘鸞而去。唐

都秦地，妃主慕之，多爲女道士者。如開元中金仙玉真二公主是也。一名秦樓月，一名碧雲深，一名雙荷葉，一名玉交枝。」

花深深，一鉤羅韞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沈沈，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

【本事】

明寫本說郭卷四引李有古杭雜記云：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

寄與憶秦娥。爲同舍見之。傳播一時，酒樓妓館，皆歌之。

【箋注】

（一）日 或作「耳」。

詞選箋注 卷二

無名氏

綠意荷葉

【題解】

綠意 詞題標源：「古詠荷詞也，柳耆卿有詠荷紅情詞。紅情是詠花，綠意是詠荷葉。疑此詞亦是柳作。」

碧圓自潔，向淺洲遠浦，亭亭清絕。猶有遺簪，不展秋心能卷幾多炎熱，鴛鴦密語同傾蓋。且莫與浣紗人說，怨歌忽斷花風，碎却翠雲千疊。回首當年漢舞，怕飛去，謾縹留仙裙摺。戀戀青衫，猶染枯香，還笑鬢絲飄雪，盤心清露如鉛水，又一夜西風聽折。喜淨看匹練秋光，倒瀉半湖明月。（此傷君子負枉而死。蓋似李綱趙鼎之流，回首當年漢舞云者。言其自結主知，不肯遠引，結語喜其已死，而心得白也。）

【箋注】鴛鴦密語二句。謝氏詩源：「霞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

十六對。」鄭谷詩：「多謝浣溪人未折，雨中留得蓋鴛鴦。」王勃探蓮詩：
「吳姬越女何丰茸。」

詞選後序

詞選二卷吾師張皋文翰風兩先生之所錄也。夫楚謠漢賦，既殊風雅。齊歌唐律，亦乖蘇李。何者？古愈遠則愈殺，聲彌近則彌悲。此由音調所成。故亦淵源莫二。譬之纂繡異製，而合度於鑷。蛾眉各盼，而同美於魂。故知法不虛采，神不虛艷，其揆一也。

樂府既衰，填詞斯作，三唐引其緒，五季暢其支。兩宋名公，尤工此體。莫不飛聲尊俎之上，引節絲管之間。然乃「瑤樓玉宇」，天子識其忠言。「斜陽烟柳」，壽皇指爲怨曲。「造口」之壁，比之詩史。「太學」之詠，傳其主文。舉此一隅，合諸四始。途歸所會，斷可識矣。

近世爲詞，厥有三蔽：義非宋玉，而獨賦蓬髮。諫謝淳于，而唯

陳履寫。揣摩牀第。汗穢中葺。是謂淫詞。其蔽一也。猛起奮末，分言析字。詼嘲則俳優之末流。叫嘯則市僧之盛氣，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春。黽賊怒噬，以調疏越。是謂鄙詞。其蔽二也。規模物類，依托歌舞，哀樂不衷其性。慮歎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既雅而不豔，斯有句而無章。是謂游詞。其蔽三也。原其所昧，厥亦有由。童蒙擷其粗而失其精。達士小其文而忽其義。故論詩則古近有祖禰，談詞則風騷若河漢。非其惑歟？

昔之選詞者，囿則花間。宋有草堂。下降元明，種別十數。推其好尚，亦有優劣。然皆雅鄭無別，朱紫同貫。是以乖方之士，罔識別裁。蓋折楊皇荂，槩而同悅。申椒蕭艾，雜而不芳。今欲塞其歧途，必且嚴其科律。此詞選之所以止于一百十六首也。

先生以所託既末，知音蓋希。雖復關彼寗宦，且擬弄諸巾篋。珪竊不敏，以爲先路有覺，來哲難誣。昭明之選不興，則六代文賦宗風蓋息乎！乃校而刻之，序其後云爾。

嘉慶二年八月日歙金應珪。

詞選箋注 卷二

附「詞」的原始與形成

姜亮夫

在歷史上說詞之起源者，略可分爲兩派：一是「詞由詩變來」，二是「詞與詩相並而行」。主張由詩變來的這派，朱熹說得最明白：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了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朱子語類

這是說詞由詩來。後來因爲唐人多半以絕句爲樂府，所以遂由普通的「詩」而變爲「律詩」如：

唐人樂府，原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並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

——全唐詩

這種從「詩」字衍變成「律絕」的漸層的屢積，到方成培更說得準切：

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管弦，其後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故詞者，所以繼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者也！

——嘯園叢書香研居詞麈

這是明言詞自五七言絕變來，這種漸層式的變遷，是否可信，到後來再說。

至於主張詞非由詩變衍而來的人，宋以前的張子野王柏厚已有這樣的意思：

粵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

——張炎樂府指迷

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

——困學紀聞

後來的汪森成肇摩張惠言鄭未問劉師培諸人，更有許多精到的解說：

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簫鏡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至於

六代江南采蓮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卽變爲詞者，四聲未諧暢也。自古詩變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於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更爲詞。當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鑣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矣！

——汪森詞綜序

十五國風息，而樂府興，樂府微而歌詞作。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爲範也。抑揚抗隊之音，短修之節，運轉於不自己，以斬適歌者之吻。而終乃上躋於雅頌，下衍爲文章之流別，詩餘之名，蓋非七朔也。唐人之詩未能胥被管絃，而詞無不可歌者。

——成肇塵七家詞選序

古之樂章皆歌詩，歌詩之外又有和聲，所謂曲也。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貞元元和間，新奏競作，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是爲歌詞之始。

——鄭未問瘦碧詞自序

按鄭說本張子野，然詞義稍晦。

上古之時，六藝之中，詩樂並列，而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降及秦漢，樂經遂亡，然漢設樂府之官，而依永和聲，猶不失前王之旨。及樂府之官廢，而樂教盡淪。——夫民謠里諺，皆有抑揚緩促之音，聲有抑揚，則句有長短，樂教既廢，而文人墨客無復永言詠嘆，以寄其思。乃創爲詞調，以紹樂府之遺。……

按張氏言已見前引

——國粹學報劉師培論文雜記

我覺着這兩種說法，也都「是」，也都「不是」。因爲以詞生於詩的那種人他們的觀點跑不了從詞的「質」上說。那種以詞與詩並行的人，他們的觀點跑不了從「形」上說：各都得了偏。但是從質上立說的人，他們根本不知道詩中的「絕句」，乃是六朝以前的南方民謠，而被唐人割取爲律詩之一體的事實。既已把「絕句」的系統生編進入了律詩去，而「詞」也附帶被綁。在文體的衍變裏，算是一個大錯（參看拙著文學概論講述通論之部中國文學流變交紐表）所以說他「不是」。至於從形上著手的人，雖然他們有「長短句是自然的抑揚」的精微底的解說。並且又從歷史上尋出根據，——如劉師培舉殷其雷爲三五言調，魚麗爲二四

言調，還爲六七言調，東山爲換均調，行露爲換頭調。——這在原理上雖也可以成說，但一切事象的因子，雖只一個，而其成立，決不僅是這個因子自身的完成。至小限度他們是忘記了個最重要的六朝以後的聲律，與至於幫助他（詞）成立的音樂。所以他也只得一偏，而不能說全「是」。總上兩說看來，一個知其成因而不知其源始。一個是知其源始而不知其成因而我以為詞的源流是：

六朝以前長短句的自然歌，詩，到了唐初，感染了快要過去的那入樂底，修飾底，絕句的聲律，——即是被文人采取而稍修飾的意思，——而漸與聲詩相近。到了中唐以後，因他的聲調底緩急更能使文人與樂工自然地得以控制。遂替代絕句而成爲當時的新樂府！

自然，我這節話，除了對於上面二種說法加以調合外，還有不少的新義。現在想更爲詳細底說明。

自然詩歌與修飾詩歌

歐西是屈折語系，（Inflectional Language）便是想要如何地修飾，也不能成爲音節

整齊的歌詩！咱們中國本是單音系（monosyllabic）的文字，雖然照文字本身的理論上說，易於整齊！但是理論上的易於整齊，乃是修辭者的事，而我們人間自然的音調，是事實上——或說自然的情勢上——決不容許你語語同調底！況且在「整壤」而歌，「投足」而吟的時候，還要「五言」「七言」鬧個整齊的句法，除非咱們中國古人都是天生的詩人！——其實所謂真正的寶貝詩人寧可不要！所以在古代一切尚未經過十分修改的詩歌，如帝王世紀的擊壤歌，史記箕子的麥秀歌，夷齊的采薇歌，淮南子寧戚飯牛歌，都是長短其句，以舒其情底！即以一部被孔子所刪修的詩經來說罷？在十五國風是自然的民歌，所以自然長短的詩篇較多。頌這一體是文人加以修飾的東西，便不免有很整齊的現象，而雅也不免有點「正」氣。（詩序「雅者正也！」）這也是個好例！頭等流氓的漢高祖，自然地歌出「大風起兮」的長短句。頭等粗獷的楚霸王，自然地叫出「拔山蓋世」的長短句。這些長短不齊的詩歌，都是三古以來的自然之音呢！

從上面看來，他們只是高興了便自然地唱，痛苦了便自然地哭，他們並不是詩人，更不是學者。決不會把句子弄得整齊規矩。可見這種長短句是自然的詩歌！到了漢代才有以詩歌

來換飯吃的人！——便是我們所說的文丐。

按此從會稽章實齋之義，實則文丐之起，至遲當在呂不韋纂呂氏春秋時，詳拙著文學概論第三篇第十二章第二十三節中國文學者的經濟背景研究一節。

所以從古未有的整齊方塊的詩，到漢才出現。這種整齊方塊的詩，乃是修飾的詩歌，也即是文人之詩，而不是自然之詩了！這種裝點雕砌的詩歌，決不是我們那只有豐富內情，而無華美外衣的自然詩人所能夢想得到的！自然他們還是耕耨他們自己的園地。可是歷史本只是爲資本家而搬演的！所以貧寒的自然詩人的作品，除了留下很大的遺痕結漢人的所謂樂府而外，流傳者甚少，不能詳考。不過油膩了也想點清淡的吃！錦衣玉食的詩人，也不免有時光顧到菽水養羹的自然之味，山間水涯的自然之景。阿彌陀佛！我們後人便借了他們這點散淡的消遣，窺見了流傳的隱秘。

總括上面的意思是：長短句的詩歌，是自生民以來的自然詩歌。更可以斷定他是萬世不朽的「真實」。整齊方塊的「詩」，是漢以後的文丐弄的玄虛，也即是隨世而移的「價格」！自然的長短詩詞的正宗

萬世不朽的長短句，自與漢世的「詩」並世而馳以後，於是儼然分爲兩派。翠袖紅裙的美人，在有閒階級的錦簇裏流行著。村姑娘自然也只伴著積柴黃日中的健壯者掙扎！到了六朝時，這個早熟的翠袖紅裙的美人，被過暖過飽所襲。已無能保持他少女的風態，不能不承時趨利，而更加以描眉添鬢的裝點。盡量放發其少婦的妖豔，而成爲唐詩。少婦是最能知道「戀愛」這件事的一個對手。自然她也可以睥睨一時。不過終盡不能制服她家老爺的情念，最初他祇覺得村姑之自然可愛，從自由適情底消遣，而漸至於與村姑戀愛。這時的村姑受了時髦的移化，已漸改裝。——卽六朝時南方吳楚民謠有與絕句相同之形式者！

按文學演進，先受自民間，及其由文人固定其形式而更恢擴之後，俗文學又反而效尤。此幾成一種通例！又按宋書謂：「吳歌雅曲，始皆徒歌，旣而被之管弦，又因金石作歌以被之，」唐人以絕句入樂之情事益可概見。

漸至於私與人通而生子。——卽唐人絕句，詳語絲五卷四十期絕句探原一文——不幸她隨即被棄。而她的愛子，又已受了貴人的胎氣，而爲適夫人所攘奪了！——卽唐人以絕句爲「截律詩」之義。一待到愛子成人以後，因爲「子貴」的關係，她那自然的身上，也依據著得穿

戴些錦繡之飾，——這便是後世詞源於絕句的顛倒之說所由生。——但這個時候名分上仍在偏房，備妾媵之位，她的愛人對他的適婦稱她爲「詩餘」。到後來她日漸得寵，遂攘適夫人——卽律詩——之位而代之。於是這位村姑變成了錦簇裏的美人。雖然她「村」的體態始終未脫，可是已漸被脂粉之毒而漸向死的路去了！此是後話，表過不提！

總括起來說。後來成爲錦衣玉食的這個人，依然是從前的那個村姑的本身。卽後世之詞，乃前世自然詩體的長短句之被以聲律者。我們現在便徵實述敘如下。看看她歷世變遷的情形。至於絕句本身前後的問題，請參語絲五卷四十號絕句探源一文。

六朝長短詩歌的演進與絕句的并行

因爲自然長短句存流者少，許多材料都在文人的集子裏！

東漢時的東門行西門行孤兒行，以及「悲歌可以當泣」的悲歌，「失我焉支山」的匈奴歌，「秋風蕭蕭愁殺人」的古歌，都可以作長短句自然詩歌的實例。這種自然詩歌，不僅適於民情之自然，亦且合於音樂之調節。所以這便是那最講修飾的廊廟樂府也不能不屈就三分。

西漢的樂府如郊祀房中等不必說！東漢與曹魏的樂府也長短不齊。其理蓋可想見！在張華

上壽食舉歌詩表中說：

按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以製是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

——漢魏百三家集張司空集——

因為要求合於舊有的韻逗曲折，而一皆因就，不敢改易。「這可見詩歌之自然長短，是音樂之自然節奏的匹配。而依聲填詞的風氣，在聰明的唐代詩人以前，早有人了！

這種自然詩體，一方面在他的本家——民間——流行著。一方面已選入禁苑，——樂府——於是詩人的倣作，一天天加多，而都贈與樂府的嘉名。我現在便從這兩方面——自然詩歌與樂府——隨順著時代述叙如下：

近來好奇一點的朋友，有舉左延年的秦女休行為詞體之始的！其實倘若要這樣說，則在魏時我們還可以舉出曹子建的來日大難行當牆欲高行等早已具備長短自然之式了呢！但毛奇

齡以爲鮑照的梅花落，可名爲古詞。似乎也不妥當！——

按此爲五七言雜詩。照另有夜坐吟一首，乃七言三言組成者，更與詞體近！

因爲我們讀晉人的

繡幃圍香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愛惜加窮袴；防閑話守宮。今日牛羊上丘隴；當年近前面發紅！

——晉人樂辭

已是很與詞近的作品了！而綿州巴歌，及荀勗的王公上酒等篇更是居然詞格風味！而晉時西曲歌中的月節折楊柳歌十三首，每首中用「折楊柳」三字爲一種調兒，每首字數，每句字數，都有定形。以及壽陽樂九曲，每曲三句，首尾五言，中一句三言。都像是按譜填詞一般！還有無名氏的休洗紅二首，女兒子二首，也都可算是後來的詞的雛形。

按古今樂錄曰：「兒女子，依歌也，」又馮舒詩紀匡繆以休洗紅二首爲新都楊氏慎所譌，然趙則古學籀已引楊氏固善造膺者，然此二詩，清上爽切，不似楊氏繁泣促節者所能擬，故不用馮說！

這些都是蕭梁以前的材料，但是這些在梁以前的東西，我實在不願意承認他有這麼一回事，我只想說他只有這麼一個景像！經過宋齊的流行，

如謝靈運上留田，陸厥臨江王節上歌，劉渢餞謝文學離夜，東昏時百姓歌。

到了梁以後至於初唐，這個時期，因了南北的接觸；胡樂的輸入，而時有新聲。

舊唐書音樂志云：「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爲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
又曰：

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度曲皆時俗之所知也。……」

歌聲既有變遷，歌詞也不能不變。又因爲這次的變遷，乃民族間的大相參合，不比張騫入西域得胡角的事實；只於國家的廊廟的歌詩發生影響，於民間無甚關係者可比。既已是「俗之所知」又得在上位者的提倡——如北齊後主的製無愁曲，胡樂歌人有至開府封王者。及隋楊帝的御史大夫裴蘊的雜取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高麗……等曲，以合於清樂皆是。——不僅民間一般的無名作家的作品，日益加多。即是文人的做作，亦日益進步。梁武帝的江南弄七

首的調子，是七，七，七，三，三，三，字句的組合。簡文帝沈約諸人之作，亦完全相同，沈約六憶六首也好似照譜填就的六首詞。而簡文的哥哥昭明太子的擬古一首，更是情辭並茂，居然唐人小全矣，其詞曰：

窺紅對鏡斂雙眉，含愁拭淚坐相思，念人一時許多時。眼語笑靨近來情，心懷心想甚分明，憶人不忍語，銜恨獨吞聲！

按此詩玉台作簡文，茲從宋本明昭集。

你看他起首三句，句句用韻。後來換了韻，做四句。而在後兩句上，換七言爲五言。儼然俱備詞的雙調的情勢了！同時的張士簡的長相思二首也爲後來擬作諸家的體式，他的調子是三，三，七，三，三（此二句第一首合作一個七字句，）五，五，五，五。後來如陳後主徐陵陸瓊江總諸人之作，都完全相同。並且都是以「長相思，久離別」二句爲首底。

按昭明又有長相思一首，則純五言詩也！

這些都是在梁時已隱具排調的身份，已足以說明詞之來源。另外還有許多與詞體相近的東，如陶宏景的寒夜怨，徐勉的迎客送客兩曲，王筠的楚妃吟，北魏胡太后的楊白花及廣平

李波小妹歌等，以及同後來陳後主聽箏詩相同的簡文帝的春情，都是儼然詞的體態，而陳陸玢的賦得雜言詠栗一首，句法是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在題上又用了「雜言」二字，這可見詞體之漸漸昌明的事實！而我尤愛蒼茫的敕勒歌，這是一首翻譯鮮卑語爲齊語的長短歌！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我也愛清涼淒婉的咸陽王歌，因爲他是情詞清真底！

可憐咸陽王，原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陽湛湛彌長岸，行人那得渡！

我更愛盧士深妻崔氏的讀面辭，因爲他是母愛的「搖籃曲」！

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

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按此詩本爲一首，余以爲前後兩次反復：儼然是一詞調，與蜀王衍醉妝詞「者邊走那邊走只見尋花柳」一調相同，——至少限亦與休洗紅相比，故妄爲分寫！

到了隋時，因為國祚的短促之事實上所表現者甚少，毛奇齡以爲煬帝的夜飲朝眠曲可爲隋詞，（又題效劉孝綽雜憶詩二首）這是沈約六億的長子。至於毛氏又舉煬帝望江南，這首詩完全與後世的詞體詞名等都相同，詞家也都以爲是詞之祖。但這是見於唐韓偓的山海記裏底！据段安節樂府雜錄徐鉉詞苑叢談等書所言，則這詩是中唐以後的作品。大概必不是隋時的東西了。至於楊慎詞品所載的回紇曲，韓偓迷樓記所載的侯夫人一點春，都在可信不可信之間，我也不以爲例。但在當時有首奇怪的詩，想是遊戲之作罷？但頗能考見詞的風味。便是釋慧英的一三五七九言詩。

遊！

愁！

赤縣遠，丹思抽，

鸞嶺寒風駛，龍河激水流。

既喜朝聞日復日，不覺年頽秋更秋！

已舉著山本願誠難住，終望持經振錫往神州！

詞選箋注 附錄

你看這樣和諧的聲音，這樣參差的排調，以及這樣清壯的詞句，那裏還不能算詞的體嗎？

按此爲白居易一七令詞所本。其詞曰：「詩。綺美，懷奇，明月夜，落花時。能助歡笑，亦傷別離。調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應我愛，世間惟有君知。自從都尉別蘇句，便到司空送白辭。」

初唐古曲之滅亡，胡夷里巷之雜糅新樂府之放發，絕句之入樂，三事爲詞之所胎襲。

唐人長短句，不僅是形式與詞體近，而神韻風格，決不能說於詞無關了！簡簡地寫點在下面。譬如長孫無忌的新曲。

家住朝歌下，早傳名，結伴來遊淇水上，舊長情，玉佩金鈿隨步動，雲羅霧縠逐風輕。轉目機心懸自許，何須更待聽琴聲！

迴雪凌波遊浴浦，遇陳王，婉約娉婷工笑語。侍蘭房，芙蓉綺帳還開揜，翡翠珠被爛齊光，長願今宵奉顏色，不愛閒簫逐鳳凰！

太白的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簾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綠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以及如顧况的長安道公子行孟東野的湘絃怨。而白居易元微之所作尤多。

在這許許多多的唐人新樂府裏，雖也只是些自然的長短句，但他的風態情趣，可決然與六朝以前不同，自然這是作家都不免受點聲律的影響，所以長短句也有點「詩」的胎氣，因這樣的長短要生出拘於聲律的「詞」，自然是較易的事。第一次正式與詩結婚的事，便是絕句之入樂，所以能結合的原因，是「古曲之亡佚」，介紹人，却又是四夷樂器之輸入。我現在先從他們結合的原因與介紹人說起，再說它們結合的實情！

唐書音樂志裏有這樣的一段話：

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爲極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遭梁陳亡亂，所存蓋鮮，至武太后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子夜吳聲四時歌……及軟聞團扇懷儂……

：鳥夜啼石城莫愁鳥夜飛……探桑春江花月夜……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杯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爲四十四曲焉。……自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使轉缺，能合於管弦者，唯明君楊伴曉壺春歌白雪堂春江花月等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武太后時明君尙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就之訛失，與吳音特遠。……」

古曲這樣地陵替，正爲他那相依爲命的樂器底憑虛而入的散亡！樂器的散亡，也即是曲調標準的散亡。

本來在北朝的各國，多半是北方的鮮卑種，根本不曉得什麼是古曲，自然他們是自己代著音樂而來的，於是乎「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叶鮮卑之音」。「制氏全於胡人，迎神猶帶邊曲。」矣。當時的南朝，雖然有一二敵帶自珍好古敏求的君主，總敵不了六朝綺靡之氣，除了喜好「自我作古」而外，也采了不少的代北之音。所以到了隋的開皇七部伎，大業九部伎，便不能不是胡樂醇化的樂府。這我們只消一讀隋書及唐書的音樂志，便會明白。

永嘉之後，咸洛爲墟，……曲章始盡，江左掇其遺散，尙有治世之音。而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傳于清樂，人各習其舊風。雖得兩京工胥，亦置四廂金奏。……

——唐書音樂志——

魏氏本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風士，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采用，皆委棄之。……樂章既闕，雜以箴邏迴歌，……至太武帝平河西，沮渠蒙遜之使，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符堅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聲也。……」

——隋書音樂志——

「……後主嗣位，耽荒於酒。……尤重樂道，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商樂中，道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臂垂等曲，與幸臣等製其歌詞。……」
開皇初，定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疎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

——并見隋書音樂志——

一方面古樂古曲之散亡，一方面胡樂勢力之膨脹，所以到唐修雅樂，便不能不取「斟酌南北，參以古音，」（唐書祖孝孫奏書語）的方法。

以國家的權力，而不能恢復古曲，仍本胡樂，則胡樂胡曲之影響於民間，影響於文人，也是自然的趨勢。所以自「開元以來」的歌者，便不能不了一「雜用胡夷里巷之曲。」這便是詞的啓蒙。於是詞的來源，我們大概可以尋出兩條路子，一條是把胡樂的調子，原樣底或者加以稍許改變底填進詞去。一是采取民間已有——舊有或新生——的詞，譜入樂裏去。在第一條路所生的詞，我們只消看看崔令欽教坊記王灼碧雞漫志段安節樂府節錄裏所載的曲調，同萬氏詞律與欽定詞譜裏所載的詞調，比較一看，便可知。譬如「胡旋，胡騰，綠腰，垂手羅，迴波樂，阿遼曲，八拍蠻，歸國遙，憶漢月，阿也黃，女王國，南天竺，望月婆羅門，穆護子，贊普子，蕃將子，胡攢子，穿心蠻，龜茲樂，胡僧破……」等等，這明明是胡樂的曲調，而詞調裏也用。生在現在的我們，雖然不敢斷定其必是相同。但是「必相因襲」一語，總不至太冒失太唐突罷！至於那個采取民間已有的詞，譜而入樂的事，在唐初所存

清商樂曲三十二曲的阿子，歡聞，懷農，督護，襄陽王，楊伴，三州諸調，不說而外，——因為他們是「其詞皆淺俗而綿世不易。」唐書音樂志——單在萬氏詞律所載的六百餘調裏，還可以尋出「竹枝」，訖那曲，款乃曲，河滿子，鹽角兒……等調。

除了這兩條路外，還有自度腔的詞數，却也不少，後來的變化，益加繁複。此是後話，這兒不詳講了。

在上面我們已承認唐初「曲調」所結合的詞是絕句，在此不能不稍加說明，雖然這樣的分析愈說愈長，但有什麼法子呢？——自然「這」——是文人爭論過的，它們原始的結合，只是五七言四句詩，不過已往的歷史，本來是只是預備給有閒階級用的，我們自然之歌是不易流傳下來。——本來我們在詩那一章裏說：「絕句是南方的民詩。」（詳文學概論講述第五章二節三項）在本章的上面又說過，唐初的樂府，是「斟酌南北，攷以古音」底。所謂斟酌南北者，便是用北方替代古樂的新樂，采南方文彩較盛的「詞」，以補目那種「綿世不易」的缺憾。因了這兩種關係，得了胡樂做媒介，他們便牽起手結婚了。——我現在想把這個事

實，稍稍申說一下：

在胡仔的黃溪面隱叢話裏有這樣的一段話

唐初歌曲，多是五七言詩，以小秦王爲最早。卽七言絕句也。如清平調，渭城曲，教乃曲，竹枝，楊柳枝，浪淘沙，采蓮子，八拍蠻則其體同，其律不同。……」

這些曲現在都載在樂府詩集裏，當時不僅這些小調是如此，便是長調也都是許多絕句組合攏來的，在樂府詩集七十九卷裏，所載的水調歌涼州歌大和伊州歌陸州歌等等，都是。譬如涼州歌的組織是：

第一歌七絕 第二歌七絕 第三歌五絕 其次排遍第一七絕 第二七絕

最長的如水調歌，其組織是：

第一歌七絕 第二歌七絕 第三歌七絕 第四歌七絕 第五歌五絕 其次

入破第一七絕 第二七絕 第三七絕 第四七絕 第五七絕 把第六的部分叫作「徹」
五絕。

其附註曰：「按唐曲凡十一疊，前五疊爲歌，後六疊爲入破。其歌第五疊五言調，聲最

爲切怨云云。」所謂排遍，所謂入破，所謂徹，這都是樂歌上的一種名稱。

這大概便是嚴繩孫詞律序所謂的：「六朝或用五言八句，而唐世所傳，若沈香被詔之作，旗亭畫壁之詩，作江南紅豆之曲，大抵其可歌者多爲七言絕句」者是也，這都是由形式上考查的。再從內容考查一下，譬如涼州歌底第三歌乃是裁用高適的單父梁九少府的前四句。「開篋淚霑襦，見君前日書，夜台空寂莫，猶見紫雲車，」四句。陸州歌的第一歌用王維終南山五律詩的後四句「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浦問樵夫。」又有如蓋羅纒曲它所用的歌是王昌齡「秦時明月漢時關」從軍行七絕詩。崑崙子它所用的辭是王維底五言律從岐山過楊氏別業底前半，戎渾曲一調它底歌辭是王維底五言律詩觀獵底前半。由這點看來，把這種絕句，不問它與曲調的長短如何，把它直接合上去的！

按論絕句入樂一節，略本鈴木虎雄君

除了這些而外，譬如表異記所載的高適王昌齡王渙之三人旗亭上聽歌妓唱的詞，張說集裏的臆歲樂的蘇幕遮，聖代昇平樂的舞馬詞，都是五六七言絕句。這便是後人言詞從絕句生出來的口實。其實只是初期底野合呢！

加減絕句的調兒成爲小令爲詞的雛兒

這種勉強整齊的絕句，與不能整齊的曲調相配，削足適履的事，是多麼底難而不自然！於是聰明的文人，才襲取絕句的精神，——聲態——以撐持它自個兒的門面。現在稍爲分析一點，說之如下！

a 變平均爲仄均者如楊太真阿那曲！

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烟裏。輕雲嶺下乍搖風，軟柳池塘初拂水。
這在許多七絕用平均的詞調裏，是個異像。又譬如李端的拜新月詞是：

開簾見新月，便即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杜文瀾詞律補遺曰：「調見詞譜，用仄均叶，而語氣微拗，與叶平韻者不同，」這大概是因聲調之變而變的。

b 平仄通叶與每句用韻者 譬如王建的烏夜啼：

章華宮人夜上樓，君王望月西山頭。夜深宮殿門不鎖，白露滿山山葉墮。

楊升庵集以爲「此商調也，玉台新詠徐陵烏夜啼，凡四句。亦平仄通叶，爲此體之自出。」

大概這是古調，而唐人填以詞者！每句用韻者，如王麗真字字雙

床頭錦衾班復，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明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

c 加添句子而變者，譬如有四句變爲六者：

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裁錦袖，翡翠貼花黃。歌響舞分行，艷色動流光。

——唐崔液《蹋歌辭》——

這不是明明白白在五絕的後面加了兩句嗎？又如張曙的浣溪沙詞

枕障熏爐隔繡帷，二年終日苦相思。杏花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

時。黃昏微雨畫簾垂。

這不是把七言絕句的第三句稍稍改變爲均勻，而在第四句之後，用了二個疊句嗎？（舊歡二句的平上去完全相同。擬此處的調子是個重音。）或者又稍稍加添變成了八句的。如皇甫松的怨回紇

袒席駐征棹，開帆候信潮。隔筵桃葉泣，吹管杏花飄。

船去鷓鴣飛，人歸塵上橋。別離帳惘淚，江路濕紅蕉。

這是五言律，至於七言八句的詞，除了瑞鷓鴣一調用平韻外，如徐昌圖木蘭花，是用仄韻。其詞曰：

沈檀烟起盤紅霧，一箭霜風吹繡戶。漢宮花面學梅妝，謝女雪詩栽柳絮。長垂夾幕孤鸞舞，旋炙銀笙雙鳳語。紅窗酒病嚼寒冰，冰損相思無夢處。

D 摻合五七而成者 譬如無名氏的回紇曲

陰山瀚海信難通，幽閨少婦罷裁縫，緬想邊庭征戰苦，誰能對鏡冶愁容，久戍人將老，須與變作白頭翁！

祇在第五句上減少了二字。後來馮延巳的拋球樂全倣於此，不過平仄稍有差別。他如相傳爲李太白所作的菩薩蠻雖不是太白的作品，大概也是唐人作品——也是七五言摻合的詞。又如崔液的踏歌辭

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調笑暢歡情未半，看天明。
祇是在五言六句的式子裏，把第五句延長了二字，而減去第六句的兩個字罷了！

E 變爲長短句者 上面這些整齊的詩句，其不能合於調子，是必然的情勢。到後來宮調失

傳，遂變爲長短句以求和聲。譬如李德裕爲謝秋娘而作的憶江南是整齊的五言詩。

按李德裕集有錦城春事憶江南五言三首，題存而詩亡，然曰五言三首，其必非長短句明矣！

而同時的白樂天劉禹錫依曲而作的憶江南，便是「長短句」。白詞是：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落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劉禹錫「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的詞是：

春去也，多謝洛陽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挹露似霑巾。獨坐亦含顰。

曰「依憶江南曲拍」云云，是很足證明依曲填詞的實例。這大概就是全唐詩注所謂

「唐人樂府，元是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自宮調失傳，遂并和聲亦作實字美……」

蔡寬夫詩話更說得明白，而且引了小例：

大抵唐人歌曲，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

短家有古涼州伊州辭，與今遍數悉同，而皆絕句也。豈非當時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

皆爲歌人竊取，播之曲調乎。

蔡氏的話，大概不是「託古」之言。因這與我們前面所陳的水調歌頭，涼州歌，大和等調之采唐詩，是相合無間底。

這類的變化法，大概可以分成兩類。一是增加的變，即是「填實字於和聲」之說。二是減少的變，便是在律絕裏某句或某幾句中減少幾個字者是。我們先說增加的例罷？

譬如在唐玄宗的好時光裏：

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個」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我們把在括弧的各字去了，居然是首毫無瑕疵的五言詩。所以以和聲填實字的話，不是毫無理由。他如皇甫松的天仙子。

晴野鷺鷥飛一枝。水蕙花發秋江碧。劉郎此去別天仙，登綺席，淚珠滴，十二晚峯青歷歷。搢祇是在七絕的第三句下加個三字的疊句罷了！

按上虞羅叔言所集敦煌零拾中云謠集雜曲子三十首中亦有天仙子二首，爲雙調。作者不知爲誰，然以此詞比類而載之各詞考之，則可視作雙調者尙有柳青娘破陣子諸調，其他

如鳳歸雲偏四首，竹枝子二首，洞仙歌二首，字句之增損皆劇。蓋詞之初興，本按譜填詞，聲不能無長短，故詞不能無出入，此如竹枝一詞；劉禹錫本四句，而皇甫崧則有二句者矣。至唐末曲調既亡，詞調遂由一二文人定之。後世尊從，莫敢逾越，而詞遂成爲穩慎聲律之死文學矣。

又譬如無名氏的柳青娘詞：

青絲髻縮臉邊芳，淡紅衫子掩□□。出門斜拈同心弄。意惘惘，固使橫波認玉郎。叵耐不知何處去，教人幾度掛羅裳，待得歸來須共語，情轉傷，斷却粧樓伴小娘！

也是在七言四句中加個三字句。又譬如從添聲的楊柳枝而變成太平時，乃是在七言絕句的每句中中間添個三字句。杜文瀾說：「如竹枝，漁父，有和聲也。」這首雖是宋詞，其理正相同。所謂和聲，便是那唱完以後的餘聲，如皇甫崧的竹枝是用「竹枝」「兒女」，採蓮子是用「舉棹」「少年」。則把這等字換成個有實義的字，也是種自然現象呢！又譬如張曙的浣溪沙，本只是首七言絕句之添多兩句者。可是到了南唐後主變用仄韻，而南唐元宗則在每三句後，加了一個三字句。這雖然也是後來的衍變，其理與此亦同。

除了這種增加的變而外，也還有減少的變。譬如張子和的漁歌子是把七絕的第三句減了一字而成的。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韓翃的章臺柳是把仄韻七絕的第一句減了一字的。

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他代人手。

劉禹錫的瀟湘神，與韓氏此詞全同，不過是用平韻，更與絕句相合。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元稹的櫻桃花是仄韻七絕減去首句四字而成者。

櫻桃花，一枝兩枝千萬朵，花磚曾立采花人，窄破羅裙紅似火。

鄭符的閑中好，只是仄韻五絕減去首句二字而成者。

閑中好，盡日松爲侶，此趣人不知，輕風度僧語。

呂儼的梧桐影是七言三句，

落日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故或作幽）

到了劉禹錫的春去也，白居易的花非花如夢令，已是衍變無方的了！

春去也，多謝洛陽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浥露似霑巾。獨坐亦含顰。

——劉禹錫春去也——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白居易花非花——

前度小花靜院，不比尋常相見。見了又還休，愁却等閒分散。腸斷腸斷，記取釵橫鬢亂。

——白居易如夢令——

上邊所說的一段，大都是從絕句衍化而來。這便後人所謂的「小詞」的初期。唐人的樂器曲調，既不傳於後世，我們也只好從紙片上討究。但在宋人留下來的一首古陽關詞，還可以幫助我們上面一段話不至於是武斷而無依據。

本來在唐人王維的陽關曲是首七絕（亦名渭城曲）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這本是一首送人的詩，大概因爲很有名，後來唐人都作了送別的歌曲歌唱着。叫做陽關三疊。到了宋朝，大概歌曲已不全在，所以秦七的淮海集說：「渭城曲絕句，近世多歌入小秦王。」這大概是借小秦王調的聲以歌之。漁隱叢話說：「唐初歌舞，今止存瑞鷓鴣小秦王二闕，瑞鷓鴣是七言八句字，猶依字易歌，小秦王是七言絕句，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小秦王既要雜以虛聲才能歌，則陽關曲之必難以虛聲從可知了。後來曲調既亡，所以後來的人，把那許多泛聲加以實字，而成爲。

渭城朝雨「一霎」浥輕塵。「更灑徧」客舍青青，「弄柔凝碧」，「千縷」柳色新。
「更灑徧客舍青青，千縷柳色新」。「休煩惱」，「勸君更進一杯酒」。「人生會少，自古富貴功名有定分，莫遣容儀瘦損，休煩惱，勸君更進一杯酒。」「只恐怕」西出陽關，「舊游如夢」，「眼前」無故人。「只恐怕西出陽關，眼前無故人。」

——宋無名氏古陽關詞——

我們從這兩首衍化的詞，一方面可以看出唐時曲調的情形，一方可作我們上面一大段話的根據！

詞的一切完成

上面我們所說的絕句衍化一段，大概是從盛唐中唐至於晚唐這個時期中的事。自唐宋至於五代，其衍變的事實，日益繁複。但是還仍不能算大成的時期。所以足爲唐末五代詞的代表選本的花間尊前諸集，仍是小令占十之九。這時大概可算新婚時期罷！要到了宋朝才是婚後的豔發時期。宋南渡以後，已是「宜爾子孫繩繩兮」的時期了！這是他的「史的遺痕。」我們仍從它變遷蟬蛻的術蛾上來看！譬如教坊記裏的三臺一曲，我們在韋江州集裏，可以尋出一首詞來。它是與張說的舞馬詞沈佺期談李景伯諸人在唐中宗面前所作的回波樂以及唐無名氏的塞姑，都同是六言絕句詩。這首曲調，大概是種遊戲的曲歌，故又名調笑，到了馮延巳的調笑令則變爲

明月明月。照得離人愁絕。更深影入空牀。不道幃屏夜長。長夜長夜，夢到庭花陰下。這只是在句首同第三句後加了兩個二字疊句。而毛滂的三十八字一體，則爲

香歇，袂紅斂。記立河橋花自折。隼旗紺纛城西闕。教妾驚鴻回雪，銅駝春夢空愁絕，雲破碧江流月。

衍變而益多了！及到了万俟雅言來，變成了百七十一字的長調。趙師俠的伊州三調，更是四十八字者，後來還有什麼宮中三臺（亦名翠華引，一名開元樂）江南三臺突厥三臺等等。又譬如張志和的漁歌子（見前）是二十七字的小令，後來孫光憲變爲五十字的雙調。又後來本調既亡之後，蘇東坡遂增句用浣溪河的調子歌之，黃山谷又增句增字用鷓鴣天的調子歌之。又譬如上面所舉的白居易劉禹錫的憶江南，是二十七字小調。皇甫崧所作亦同，到了吳夢窗裁有五十四字的雙調，馮延巳又有五十九字的雙調。又如白居易劉禹錫溫庭筠諸人的楊柳枝，都是二十八字的七絕詩。到顧夙有四十字的雙調，朱敦儒有四十四字的雙調。而由白居易劉禹錫皇甫崧諸人二十八字的浪淘沙轉出來的變調，更爲多了。除了南唐後主與宋初五十四字雙調而外，還有柳永的五十二字的浪淘沙令，又成了柳永與周邦彥爲百三十三字的浪淘沙慢。又譬如劉禹錫的拋球樂是五言六句詩，共三十字，後來有馮延巳的四十字調，柳永的百八十七字的雙調。又譬如前面說過的天仙子本是三十四字調，後來又有六十八字調，又譬如白居易的長相思，是三十六字調。後來有一百字調（如楊无咎的「急雨四風」一首。）有百三字調（如柳永的「畫鼓喧街」一首。）又譬如張曙的浣溪沙是四十二字調，南唐後主的攤破浣

溪沙便是四十八字。周邦彥的浣溪沙慢便是九十三字。又譬如被後人傳爲李太白的憶秦娥「蕭聲咽」一首，是四十六字調，後來有用平韻的四十六字調。（如孫夫人「花深深」一首。）又有三十七字調。（如毛滂的「夜夜夜了花開也」一首。）三十八字調。（如馮延巳風漸漸」一首）四十一字。（如張先「參差竹」一首。）

上面所說這一大段，都是根據唐人的曲調而衍變的。到宋以後，這類的衍變日益加多。我們根據萬氏詞律一加考查，則變調最多的如酒泉子，有二十調，河傳十七調，臨江仙十四調，訴衷情八調，青玉案喜遷鶯等七調，洞仙歌十調，卜算子連同慢調共九調。可算是衍變無方了！本來在最初的這種變化，只是因切聲調而爲字句間的添損，毫無一定標準可言：到後來他的子孫既已繁昌，於是制禮作樂的孝子賢孫，——其實這只是樂已漸亡的表徵——於是才有所謂「慢」，「引」，「令」，「近」，「偏」，「犯」，「攤破」，「捉拍」，「偷聲」，「減字」，「轉調」，諸等色目。樂府餘論說：

「詞由小令而有引詞，又曰近詞，謂引而近之也，又次而有慢辭。」

這便是很簡短的源流述叙。這類的事，我們要在詞體一段去講。但是詞自從有了這許多規矩

以後，後人都是「褫衣相從」「莫敢度越」，其中有一二知音曉律之士，也不妨自度幾曲，譬如姜白石的暗香疏影等等，這便是爲人間所推崇的「一二入」。但是已不是所謂普通人所能者了。

於是這種本來是很天眞自然的長短句，因了胡樂的介紹，與律體一類的詩結合而生的所謂「詞」，後來竟自失去了自由，成爲文人的附屬！